



鄧文潔公誌銘

鄒元標

夫宇宙有至道焉。匪至人弗會也。嘗讀子思子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似岐道與德而二之。終之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至則真凝矣。夫道者。蹈也。與民共錄之也。德者。得也。身所獨到。心所獨契之謂也。凝則形神不分。聲臭俱泯。與道合真。古今一息矣。定宇鄧公。蓋凝道畢世者也。公名以讚。字汝德。學者尊爲定宇先生。新建青崗里人。青崗卜居。自成和公始。和生瓊瓊。習靜菴中。夜半忽生蓮花。紅光燭天。四隣驚爲火。走撲之。則紅蓮也。始異之。卜者曰。茲地其有至人。挺生乎。瓊生綬。綬生

富隱德弗耀富生朗寧庶人奇欲觀之匿不就朗生儼
戊子擬首薦不果是爲公父以公貴封翰林編修晚以
伯子衡州守貴贈中憲大夫公自幼簡默常聞編修公
與人論學輒牽衣尾其後間出語類夙儒而復勤學公
憐其劬肩之斗室公遂習靜斗室神情益瑩出而曰心
之精神謂聖千古聖賢只此一事一貫吾夫子宗旨多
聞多見引人法耳間以所得者發之制稅少年未之奇
也洪溪衷公驚而語曰是兒終當以學鳴天下督學敬
所王公謂以聖賢心發經傳旨吾道主盟其在斯乎夫
奇之丁卯舉於鄉辛未舉進士第一人初江陵爲主考

閱諸首卷不省而置之晚得公卷曰刊落鉛華獨存大
雅業已奇公文接公儀復泠泠抑抑如玉如金江陵神
爲悚歸而伯子問相國狀公曰相國必大有爲但恐緩
急弛張絃韋不佩未知所終伯子怪其語而今果驗廷
試賜一甲第三人官翰林編修未嘗妄有交游取予茹
荼忍寒童僕方啾啾敗絮中公起以殘楮當火燃指哦
曰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香初服官時如此
亡何覩改元新鄭逐逐將春春多事公過江陵時有匡
拂江陵弗善也遂移禪刹以病請江陵持不下遣子就
學已聞封公病始從公請還里封公逝親爲含歛服闋

有終焉志。丁丑，強起至武林，念大夫人未偕，遂歸。時龍溪王公寓西湖，羅會稽、張山陰兩翰撰約公對龍溪精舍。龍溪曰：「何功？」公曰：「此體無止，卽以無止爲功。」又問曰：「信得良知不？」曰：「新建云：萬死一生得來，豈敢置疑。惟是以知是知，非爲良知竊恐。學者妄認耳。」龍溪業心服。已而備語試公，公曰：「天也不做，地也不做，聖賢也不做。」龍溪曰：「秀才家何得如此大言？」海內人復以公必能光明絕學，而江陵奪情後，橫政愈甚，羣望公出山，言庶幾有人。己卯，一就列，公竟不入，遂還里。朝夕依大夫人側，諸縉紳罕覩其面，惟昆弟友朋互相切究，友以用世進者，

曰：學不到舍我其誰，終非天民。書屏几曰：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用世一番，須令天地變化，草木蕃始爲不負。然其功實基于潛，如龍不在能見，能飛而在能潛。倘乘雲霧上青天，人窺一鱗一爪，何以霖雨天下。易之密書之微，詩之綱，皆是義也。客坐，偶有齟齬者，卽省曰：我未誠耶。澄心半刻，客竟易顏。常曰：我常虛而人不得，我不留而人自化。又曰：從氣上起，終是乖戾。從性上發，自爾中和。其虛明若此，居家臺省，剡無虛日。戊子，特疏起纂修，不赴。辛卯，詔起官允，管司業事，疏辭。己拜南大司成，公疏云：文廟之祭，以元長舉其酒，謂之祭酒，多

士之業以師氏考其成。謂之司成。夫孔訓莫先禮義。以
冒進之心。其禮必不享。士習莫尚恬退。以躡等之身。其
言必不從。以進之心。為退之跡。既前史所重憎。居爭之
實。蒙讓之名。亦造物所深忌。將使不肖以臣為趨。滋仕
機變之巧。抑俾賢者以臣為戒。掩家庭真切之心。此
豈修曠典開賢路。初指乎。奉旨不允。始勉奉大夫人行。
至則有謂公者曰。南國士跳弗馴。宜嚴公至。多士洗心
以聽約束。常示諸生曰。吾非不欲求諸生。愧我所無也。
亦欲非諸生。懼我所有也。願以神情與生相交勉。諸生
瞿然顧化曰。勳戚內臣。且有聞先生名過而謝罪者。我

輩違先生約。不得比為人。公自是益信曰。嚴必律身始。
律身弗嚴。誰能悅之。方冀久與多士游。或有補益。晉南
京禮部右侍郎。吏部右侍郎。方大計。公以天自誓。即故
人親知不一顧。時溫三原冢卿陳餘姚。朱益都。兩總憲。
皆海內名德。同心共濟。計藉出人。共稱服。亡何署禮部
事。疏請建儲者至再。忽有三王並封之旨。公疏云。天不
言而信。繇今日明日。今年來年是也。故信也。自請冊立
以來。蓋數奉聖諭。舉行矣。然皆指皇長子耳。未嘗言待
嫡也。今驟而傳之。人創而聽之。故不勝其異。至以凡人
之見。上窺聖衷。而以為非情也。皇上以天自處。身度

聲律萬萬非以虛辭示天下，但臣等竊詳聖主立嫡之條，謂有嫡立庶，斯為瀆倫，非必有待也。若大典一行，主器有託，皇祖在天，實所欣鑒。臣等又竊聞中宮鍾愛元子，朝夕保護，不啻已出，願早正春宮，猶切於億兆臣民萬萬。皇上以厚中宮而緩冊立，或者未諒中宮之心乎。臣又聞古之帝王將舉大事，既內決於心矣，必謀及卿士，謀及庶人，無所不從，而後行之。蓋有見於人心不可拂也。今日並封之旨，至使人心不能釋然，安在共為順天下也。且信者國之大寶，帝王所以使天下精神相通，指臂相使，恃有此也。皇上即位以來，何令不信，獨

建儲一事，屢示屢易，人將謂詔令可更，法守可玩，自是令一出而疑隨之，指臂不屬，從此始矣。時疏不知其幾，獨膾炙公語，語血誠，轉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公復疏云：昔人所稱銓鑑，謂澄汰流品，綦重也。如以病人充之，精神不强，甄別必混，所傷滋大。臣又聞昔之為吏部者，多務獎恬退，斥浮競，蓋以開廉恥之心，塞速化之路，臣林壑病夫耳。皇上過聽在廷諸臣言，再蒙召起，速化莫如臣矣。不復自量，與聞銓事，身範不肅，將使賢者以臣為戒，不肖者以臣為趨，辱命益甚。安在其用臣為也。不得已，從公請讀疏者，謂茲疏默移世軸，其

功甚大方計。昕夕召一覩太平之盛。亡何以大夫人謝世過哀。感疾長逝。先是病宿郊寺。知友強之歸。僅存殘息。道路是虞。乃底家正衣冠坐曰。奇事奇事。諸縉紳問此處見學。曰不敢不勉。遂端坐逝。自都門以及走卒。人無不心痾者。此豈聲音笑貌能哉。守臣以聞。詔贈禮部尚書。特謚文潔。賜祭葬。廕一子入監讀書。蓋殊恩云。昔陸象山自幼卽悟宇宙吾心。公自少卽悟心之精神。謂聖至終身日化月融。精密廣大。高明篤實。所與諸生語及楊少宰諸士載佚稿者。皆發前人未發。世儒卑瑣者不足論。卽以道自任。妄以色相莊嚴。去公之旨遠矣。

人覩公六十猶慕。一生傍母。輒以公至仁純孝。不知公不自以爲孝也。覩公半生林坳。退然陋巷。輒以爲廉靖孤介。不知公不自知其爲介也。人知公衾影無愧。一門藹藹。以爲內行純備。不知公歆然不自足也。此皆公妙明性中。流行時而發之。使公得大行所學。以一性遍覆海宇者。可限量哉。常思漢時斯學。侵晦遂以憲比顏子。予每窺公深潛純粹。曉夜端坐忘疲。卽當時顏子明道不知何如也。夫人語及天地聖賢。望而震焉。公曰。姑舍是。與龍溪皆未竟其說。以予逆之。卽先天不違。行地無疆之謂也。卽爲仁繇已。不繇乎人之訓也。天地且不違。

我何必法天地、仁不繇人、我何必師聖賢、此公未竟之旨也、恐非汪汪千頃波者所能窺也、元標性最愚、不善下、辱公心膂交最深、覩公輒爲心降、公沒念及、不自知涕之無從也、嗟夫、至人之生、豈容易哉、封公當魁而侷失之、以醇德隱儒林、太守公爲郡邑、冰操實政、老猶粹修、不怠、弟諸生穆然大雅、不知有兩兄貴、家庭和德、所醞釀者深、培植者厚、天之於公也篤、公之於世也完、世有真心求道者、公其正鵠矣、銘曰

豫章奧區、代有名儒、傳衣紹鉢、動曰良和、影響擬議、終成管窺、惟公特起、陋彼支離、名揚于庭、當宁屬目、言戀

庭闈、遽返初服、密修靜探、惟莊惟肅、如玉在璞、如珠在匱、聖主側席、詔起東山、屢疏乞身、海宇望殷、勉酬君命、鐸振賢關、出擁臯比、入奉慈顏、言佐銓衡、言掌邦禮、惟寅惟清、世氛若洗、公孚輿論、名留殿陛、羣推德望、師師以濟、臣也有母、疏乞柴荆、望公之起、萬有同情、遭時之否、而公不起、士悲梁萎、人歌蒿里、蕩蕩江流、誰窺涯涘、堂堂大厦、其將誰峙、猗歟我公、何伎何求、其身則隱、其神則幽、起居食息、惟道是謀、夢寐神情、與天者游、沉潛邃密、見孔子卓、繼往開來、昭明絕學、淳深粹穆、不彫不琢、一代山斗、巋然光覺、憐予孤愚、道義情真、如輻倚轂

庶幾古人公今往矣。淚落伶俜，每一念公，願贖百身。平
康正直，光輝篤實，微言細行，皦如天日。摛辭銘公，一言
匪溢，誰哉，惇史監此直筆。

文石張公誌銘

顧憲成

予自壬辰冬，因家季溼，凡識君於燕邸。一見輒心重之，
徐而相與語，見君論理必窮到頭，論事必窮到底，不作
皮膚觀，則益心重之。謂家季曰：是真可與共歲寒者，乃
家季不幸於丁未之夏，卽世。君爲文哭之甚哀。越二歲
而君且繼之矣。天平，何奪吾黨之亟耶？隨往哭君，淚淫
淫不能自休。無何，君之伯子元鼎且具狀乞予志其墓。
屬病甚，乃令其弟元英來，予作而歎曰：天平，君未可以
死也。已而又曰：君可以未死也。則又曰：君不死矣。君生
而敏，六歲就塾，師授書，數過卽成誦。八歲通書義，父素

行翁教以隲括破題法。值臥懷中，對牕前月，令作破。隨應曰：漏清光于暗室，掛玉兔于當天。翁大奇之。九歲能攻長短句，十四太府龍崗施公拔五邑才子弟，較藝其中。應試與選十六，龍谿王公講學荆溪，往聽之。因悟良知宗指，信聖人必可師，不欲局守章句。十八素行翁相館，居喪哀毀如禮，服闋補邑庠生，益自結束，負笈從名師，締納良友，相與考德問業，學日進。戊子舉應天鄉試，第六人。己丑舉會試第十七人，廷試二甲進士，予告歸省太夫人于家。辛卯赴京，謁選分較順天鄉試，榜首沈何山。從春秋房落卷中，搜拔之。時以爲知人。壬辰授刑

部山東司主事，尋調禮部。癸巳春正月，敕諭禮部並封三皇子爲王。君偕石帆岳公暨家季謂冊立重事宜屬大廷公議。今諭札出元輔王夔江一人手，且一旦創出國朝二百年來未有之禮。遂合疏爭之。復倡議與同曹郎詣各曹卿懇疏，百司和之。上意動，移札元輔。元輔亦悔禍，出三愧三悞疏，請勿王三皇子。而啓皇長子出閣讀書，是舉也。時以爲還內降，定國本，有回天力焉。而人人爲君危。適南星趙公主計事，一時壬人，以考功令盡罷黜。執政大不悅。時省中有以庶僚掛拾遺章者，部覆皆留。遂調旨切責考功，罷其官。衆正譁然不平。君復

抗疏論揀。上固怒爭冊立事。又犯之。有旨謫揀考功者。而同事六人皆逐矣。君得鄧州判。尋念太夫人以假歸。於是朝夕承歡。竭力子職。杜門深研易理。或爲詩歌。及古文詞。間則旁及書法畫法。然不甚喜作。意到則爲之。不則索之不應也。而特孜孜以學問爲事。與海內諸名賢聲應氣求。東溟管公倡道東南。標三教合一之宗。君相與質難數百言。管公心屈。予兄弟從邑中同志。脩龜山先生東林之社。君時時造而臨之。諸所闡發。精懇的切。聽者莫不傾動。蓋君素稱敏悟。至其論學。每以端本源。敦行誼爲主。大要衣鉢伊川晦菴兩夫子。而一切

虛談渺論。厭弗屑也。又偕史際明。吳之矩。倡立麗澤大會。每歲與毘陵潤州輪舉。切劘訂証。務以羽翼聖真。聯屬道脉。跡君少年而掇高第。騰英拔藻。人知其爲文章之士而已。及乎立朝。危言危行。敝蕝一官。人知其爲氣節之士而已。乃其用心喫緊如是。天假之年。所進寧可量哉。故曰未可以死也。乃君林居十九年。海內荐剡相屬。不爲色喜。銓曹推轂數十上。不報。不爲色慍。治家祇守遺業。稍有贏入。輒以施貧周乏。居恒不輕謁有司。至事關郡縣。公是非。大利害。他人囁嚅不欲前者。輒毅然先之。任怨任謗。無少避忌。歲乙巳。郡守歐陽公延請入

郡分脩府志。是年脩宜興一邑志成。再脩名宦志。微顯
闡幽。悉符輿論。先是宜邑故行五年糧役。大姓坐廢。第
者十九。姚江丁公來令宜。改行甲運法。民便之。迨後漸
因圖分有肥磽。戶額有多寡。解役有煩簡。當邑侯秦公
審編。而五年之役議復紛紛起矣。君爲移書陳條編之
便七。而極言糧役之害。議得寢。又條上荆溪政要曰。清
賦入均徭役。謹使令。議倉役。議總稅。平解役。平訟獄。禁
窩訪。慎交與。重學教。釐奸剔蠹。鑿鑿見之施行。歲戊申
江南大潦。撫臺周公疏請于朝。得頒蠲賑。下諸有司。君
請蠲均及於通邑。賑獨施之。水鄉邑侯喻公大然之。人

服以爲公。君天性慈和。督課諸子。必柔聲氣。而理論之。
不聞有疾言。御臧獲以恩。卽有犯。終不譴訶。人有銜氣
暴怒當前。微言道之。靡不立解。初君釋褐比部。適當典
獄。有點盜越獄逸。實在君代事前一日。例得分咎。君請
之大堂。孫公曰。失事在主事。宜獨聽叅。幸勿他及。孫公
壯之。從輕議。而更因是賢君。延譽不已。是則君之所施
於人常厚。而其所求於人常薄。卽膺多福。而荐遐齡。豈
不宜哉。故曰。可以未死也。及觀君於去來之際。竊有異
焉。初君生三日。席煜彌月復完。父素行翁閱之。以爲異
徵。甫四齡。伯祖置諸懷。書門字示之。對曰。門曰。誰教爾。

曰形似無教者。於是以米火等字言其義。輒隨聲應。弗訛。夙慧如此。君宿有痰喘疾。因得內養法。靜坐久。却至巳酉春三月。偶患瘍復發。至八月轉劇。適史奉常玉池。湯直指質齋。執友萬在菴。萬顧菴。狄滙川。王道修。潘公完。萬奕甫。陳茂實。相繼至。時時邀至榻前。敘論惟惓惓。以國事及兩郡大會爲念。不一及身後事。廿六日辰刻。漸彌留。系筆書知死知生。何所畏懼八字。命付元鼎。時元鼎病不在側也。少頃。執徐太孺人手曰。娘老矣。復邀諸友環向坐。諸友因曰。兄平生學問。到此正得力處。須定性。君點頭。以手書至定。尋云得正而斃。徐斂手于胸。

作肅恭狀。迄廿七日丑時逝矣。先是癸卯秋。君偕元鼎。應試句曲。試之夕。假寐以待旦。忽夢前身八歲時。入梵宮。與羣名僧說法。一僧指君曰。此闍禪師轉身也。亦現作龐居士。指掌紋驗之。衆咸謂然。夢中記闍禪師者。爲面壁公前代祖。忽轉頭見素行翁。搥君責以不作宦。君亟曰。爹勿予撲。此生壽不永。當爲僧。來生復爲父子。可永年而宦。行素翁曰。無墮落否。曰不退位中矣。因覺。君嘗筆之以紀夢。錄此言之。君豈生而存。死而亡者哉。故曰死而不死也。嗟乎。未可以死而死。吾惜其局於人。可以未死而死。吾惜其局於天。至於死而不死。則形骸不

能域氣數不能囿超然游於天人之表矣此予之所以
為君異也君名納陞字以登別號文石墓在某地葬以
某年月日銘曰
生而死存乎命死而生存乎性性命各適是曰得正我
為君參君為我證點頭斂手居然究竟而惜乎不知者
猶屑屑焉修短之競

吏部員外郎德園虞公誌銘

黃汝亨

吾友司勳虞公長孺諱淳熙以萬曆癸巳去官歸錢塘
偕弟僧孺隱南山回峰下已遷李菱之飛仙里採蓴行
樂嘯詠惟適棲寂課玄六時不輟足迹不窺官府雖臺
府大吏及四方之客遊武陵者懷刺造廬欲一識其面
亦戒門以絕天下知與不知語及虞司勳輒曰異人異
人云如是者三十年天啓元年六月坐而沒沒後頭顱
如蕤支無辟戾或謂尸解去公子宗玫宗瑤如公命葬
西溪七十二賢人峰下公父封職方賓門公諱舜卿母
贈安人黃氏安人婉而失乳目光回回十二時皆不暝

識者已占其異。釋晬盤所弄惟書帙。三歲黃安人抽簪。染口脂爲授句。入耳便誦。十五出試。試經書論策五道。立就。主司驚不信。掩卷令誦。公不屑岸然去。十七復出試。學使者潮陽林公行部。奇公。補郡諸生曰虞生。天下才。盡令王元美李于鱗見之。于是移書介公往謁。兩先生倒屣迎。相推許如林。名振江左。又十年。己卯舉省試。第四人。同榜多才名士。而公爲冠。當是時。當途諸公亦爭相引重。而公嶽嶽高子羽之節。毫不干以私。公故名。人期已上公車。赴同鄉。達官飲坐。有江陵客。侈談相君威。公不覺髮上指。矢口曰。使某得通籍者。袖中彈文不

敢避。客慚慙。江陵不悅。于是闈中識相君意。擯弗錄。而言官至上疏言。浙有三變。兵變。民變。與文變。而三蓋指公也。公旣絀于北。乃遊南雍。祭酒復榜所試文于橋門。曰。怪誕不經。公嘆曰。吾文不誕。而所如輒誕。吾文如一口何哉。吾足不堪再別。于是更名首燕路。則江陵亦物。遂成進士。時萬曆癸未也。明年將除官。而賓門公訃至。公哭欲死。奔而歸。茹蔬啜粥。廬居者三年。服闋。授兵部職方司主事。時朝鮮絳兵。朔方畔。人戕大帥。軍書狎至。公爲大司馬。石公條八議。預刻火落赤畔。日及關。白死期。無纖髮爽。石公顧不能用。曾侍郎弟某議減軍

同治尚書錄卷十五
儲軍大譁。飛石擊侍郎。首侍郎奔省中。匿則相與逼近。朝門而詬。石司馬大聲言。仍額給不減。譁甚莫聞也。公急取虎牌。大書不減軍糧四字。以麾。遂散去。嘗護作昭陵。會昌平。戒弛虜千騎。直逼紅門。駐馬吹唇若沸。相顧問。珠襦玉匣。守將愕眙。罔措。公徐率緹騎。結方陣。半隱林中。鳴鉦駭之。虜遂遁去。神識先定。臨事消弭。而不言功多類此。亡何遷主客員外郎。踰月改司勳。又踰月引疾歸。明年當大計。京朝官而吏部尚書孫清簡公。鑷考功郎。今左都御史趙公南星。以盡逐政府私人。賈怨言官阿政府意。欲中尚書無卻。而公所補司勳呂某。缺

呂清簡公甥。有流言。遂借呂摺拾公。謗公行賂。以觀尚書考功之俯仰。尚書果大詫。疏言淳熙恬澹味。遂老臣素重其品。且貧安所得金。言者妄淳熙不當罷。旨下留用。言官亦內自悔。而一給事獨爭之力。詆銓部專權。擅留不敬。上以爲然。謂尚書尚書屹不爲動。執奏如初。于是上大怒。奪尚書俸。降趙公三級。免公官。而僉都御史王公汝訓。右通政魏公允貞。大理魯公乾亨。及諸曹郎陳泰來。顧允成。輩十餘人。各抗疏曰。留淳熙非私。且歸咎政府。上益怒。諸曹郎謫有差。公與趙公俱削籍。而尚書亦十疏乞休矣。迄今三十年。公論大明。天子

深念先朝骨鯁魁壘著艾之臣起趙公田間遂長御史
列于三公而公之精氣已與造物者遊嗚呼遇不遇不
足為公悼而悠悠之論至謗公以金錢此許由見疑于
逆旅而鴛雛受嚇于鷓鴣也悲夫公至性天植母病坐
臥床下抱上下危樓凡兩匝月死而作孺子啼不已事
賓門公雖貧必極驩其居廬也叱牖馬去呼獐兔獐兔
來就食人謂孝通神明云公既不得志于時而宏護淨
業所在經筵法席以身為導又愛惜名勝即兩峰六橋
三潭間松石花鳥虫魚之屬咸以公為天公故貧儒子
力不能購書獲有奇秘與弟閉門抄寫掃葉煮茶窮晝

夜不盡不止以故涵育浸灌汪洋奧衍有武庫行秘書
之目詩文宏深微妙應念而作風生雨集排古蕩今作
者人人自廢公尤嗜道術自少喜談神通謂人生貴悟
道不則班馬淵雲第藝語蕭曹衛霍向彛中行耳嘗登
天目坐斷崖活埋菴處十餘日豁然有省嗣後神明四
闢事來輒先覺謂弟曰吾欲為陸法和弟僧孺亦曰吾
兄一生多仙靈奇異之感其所由來要不可解予讀其
所為公傳恍惚登閬風從化人焉予識黯淺不足測公
百一迹其所至大抵以儒為行以玄為功以禪為歸以
山水為寄托以詞翰為遊戲以闡述為經綸古之所謂

得道畸人。是耶非耶。公童子時。夢遊武夷。引菴杖擊空。見龍沈。雀鳴吟曰。龍沈海底。日雀鳴松下。風嗚呼出。而屯雲雨之澤。處而遊塵壒之表。神先告之矣。其奪司勳而老也。特借讒人以自踐其夢。人乎何尤哉。公居恒。吶吶見人。輒面發赤。而臨事氣決。勇于責育。前知如神。而天目取悟以後。復埋照不露。流俗人寡接。而所過從。道侶若雲。棲師邵古庵先生。及朱大復。陶周望。湯若士。袁石公。吾輩二三知己。周旋竟日。忘倦。公修軀瑩膚。渥顏飄髯。每曳杖嘯長松下。不知者殆真以為仙人也。公每多異夢。因自號六夢居士。又號瞿子烟客。學者則稱德。

園先生云。所著詩文六十卷。陰符演一卷。櫟丘子二卷。考經邇言一卷。孝經集靈一卷。大學繁露一卷。行于世。而孝經邇言集靈。則張給諫某以為千秋絕學。奏布學宮。旨下部楊司成起元為鐫小帙頒焉。銘曰。宇宙靈氣。虛空含億變。惟一涵三。曰儒釋仙。旨同叅。彼迷不悟。離岐談于惟虞。公妙心湛。師孔友老。販瞿曇。逍遙野服。辭朝簪。著書明道。藏秘函。鶴鳴松風。龍沈潭。七十二賢。停雲驂。千秋委蛻。樂且耽。不羸其躬。誕奇男。我銘其墓。文無慚。

高忠憲公誌銘

朱國禎

理學至國朝而明明之極間亦厄而蝕如日月然暫
 蝕必復復乃愈顯其明正統八年癸亥河東薛先生厄
 於王振幾死卒叅密勿祀廟廷越一百二十四年丙寅
 乃有梁谿高先生先生諱攀龍字存之號景逸自幼神
 采奕奕善讀書言動如成人母授果餌必拱手接或命
 自取一如所授習舉業超超章句外默誦諸儒語錄性
 理諸書二十一壬午舉於鄉居嗣母憂丙戌丁亥顧涇
 陽先生方講學聽之甚喜即曰學將為聖人也出口則
 議論入手在躬行豈可泛求一日看大學或問見朱子

說入道之要莫如敬。悚然曰：是矣！一以整齊嚴肅爲主。久之見程子謂心要在腔子裏。解曰：腔子猶言身子耳。渾身是心。大學曰：修身爲本。又曰：知本更於何處索本。卽身卽心。會歸於一道。不遠人於斯可見。己丑成進士。出高邑趙儕鶴先生門。卽有知學之評。廷試三甲。當爲令。丁嗣父憂。先後盡哀。持喪甚恪。益修子職。絕人事。讀禮。讀易。服闋謁選。當改京秩。或有申舊例外。仍與外者。甚喜曰：居內悠悠。坐老歲月。不若乘此年力。做一出頭。以後便可刃解。然竟授行人。自盟曰：吾於道未有所見。但依獨知擔負。庶幾深造。適僉事張世則疏詆程朱。欲

改易傳註。上所著書。求頒行天下。不勝憤上。崇正學。闢異說。一疏報曰：高攀龍所言有關世教。尋論大本大機。語極剴切。高邑方在銓部。共相確證。深味河東粹言。謂約而且精。當字字體貼。孫立亭爲司寇。相見勉以力學。且言律爲世用本。因加意律學。作日省編。集崇正編。謂讀書意思不進者。尊德性工夫少也。率以半日靜坐。卽出遊公會。水邊石上僧房。皆其嘿嘿齋心處。五更氣清。尤自提策。忽思閑邪存誠句。覺得當下無邪。渾然是誠。又覺得覓誠卽邪。存之卽是舊字。雲從因以改焉。奉使金陵。鄒南臯在刑部。各言所志。期以最上工夫。還朝感

時事上君相同心。惜才遠佞疏。語侵閣臣。下部院會議。聞之坦然。涇陽謂只宜杜門存待罪意。若太坦然亦覺未至此意。須當自得。深服其言。既議上降雜職。尋調極邊。涇陽亦以言事黜。貽書有吾曹一時退處。共得閒身。何修報稱之語。甲午赴揭陽典史舟中。嚴立規程。只於靜中著力。當心氣澄寂時。有塞乎天地氣象。所經奇峻山川。險絕灘頂。一一悅心。當境皆爲我助。過汀州坐旅舍。一小樓甚樂。手二程書。至萬變俱在人。其實無一事。句猛省曰。果無事。從來牽纏。俄然斬絕。抵官勤職事。課藝集諸子要語刊示之。邑令爲同年。佐其不逮。除一兇

人。署事三月。覓差歸。其地有蕭自麓者。故念庵先生門人。臨別語曰。公當潛養數年。不可發露。先輩嘗背地用一陣苦工夫。故得成就。再拜謝曰。敢不服膺。至漳謁李見羅先生。李謂既知宗。則心意知物。各止其所。格致誠正。不過就缺漏處。照管真。有無所事。事的光景。答以大學格致。卽中庸明善。要使學者辨志定業。此心光明。洞達無毫髮含糊疑似。以爲自欺之本。然後爲善去惡。意誠心正。身修善所以純粹而精。止所以敦厚而固也。不然萬端紛起。如何用力。且修身爲本人。皆知之。然必辨義利是非之極。窮至無穿窬之心。斯爲知止工夫。喫緊

沉著豈可平鋪輕說都無氣力并條目次第籠侗做去李無以難自謂出門至此學力已三轉手勢乙未歸再取釋老二家叅之謂釋氏與聖人所爭毫釐其精微處吾儒具有之總不出無極二字病處吾儒具言之總不出無理二字尋連居父母喪一依文公家禮讓產諸兄弟不可得盡供喪葬餘置義田贍族戊戌作水居於湖邊中有一可樓言無所不可也武部吳子往來訪深契相與閉關趺坐坐必七日作復七規程取大易來復之義甲辰東林書院成故龜山先生遺址有道南祠侵於僧院邵文莊圖修復不果至是與涇陽共成之集吳越

士大會其中一依白鹿洞舊規每會拈出大旨互證要歸於端居士靜謂大聖賢自有大精神主靜只在尋常日用中學者神短氣浮以百當一以千當十積久厚聚拔此俗根庶見天則以學為教從前靜定居多間以會友應酬至是無之非靜觸處流行不煩收攝嘗自言丙午以後方實信性善知本中庸之旨此道絕去名言程子名曰天理陽明名曰致良知總不若中庸二字中者停停當當庸者平平常常本體如是工夫如是一毫造作走作不得心矩學矩從有離合中造到渾成處於朱為貫通於孟子為集義所生於顏子為不貳不遷四十

年攻苦確然可自信者。兩朝鼎成廢臣以次起用庚申召拜光祿寺丞同日高崑為太常少卿福清葉臺山先生再召為首輔鄒南臯為總憲眾正並登以會講事屬同年葉閒適而後行辛酉進光祿少卿署事綜理精密中官初鬧於前尋即帖服嘗云頭緒雖多儘做得去東奴警報狎至請逐鄭養性李如楨李可灼以銷萌除慝淇澳孫先生上紅丸疏劾舊輔方從哲讀而歎曰此一部春秋也持論不少顧忌轉太常少卿作寅直說并陳務學之要言明理以明心明心以出治方從哲鄭養性大義不容不討不然孝非孝反以不孝為大孝忠非忠反以不忠為大忠黑白倒分人禽反易何所不至傳旨重處福清爭曰斯人有重望處則滿朝必爭吾亦與之同去僅罰俸猶有言朕不孝之語蓋上本英明重首輔容讜言逆璫魏忠賢雖在傍播惡猶未得盡肆也已轉大理少卿又轉太僕卿方鄭之黨且憤且懼竊竊只以東林為言將注其毒會京師建首善書院蓋鄒南臯馮少墟兩中丞率同志所闢福清為之記稱一時盛事給事中朱童蒙騰疏顯詆大約歸重東林踵而起者甚眾兩中丞皆辭位去先生亦疏辭謂講學何罪頓空法紀之臣禁學何名發自聖明之世再移疾有邪氣所

千元氣大伐等語。以身爲喻。冀有感動。福清留之。加護持甚力。明年差歸。給事中王志道疏論兩朝事。淆雜不倫。致書駁之。大要言人臣爲國。當杜漸防微。懲前毖後。不宜爲亂賊脫罪。爲君父種禍。夫皇祖威福在手。妙於調停。是皇祖身上事。皇考仁孝根心。妙於隱忍。是皇考身上事。今上祖考在念。妙於處分。是今上身上事。若夫嚴萬古綱常。守三尺法紀。君讎必報。君賊必討。是臣子身上事。而奈何諱之。加以誣謗。使天下更不敢開口說亂賊一字。可乎。見者無不膽落。然皆倚中官爲窟。翻弄無所不至。心憂之日。玩易自適。幸鄭養

性會鞠。逐出都門。頗慰。謂身上事作一小結局。方請告。張太宰誠字曰高公。坐此人皆畏憚。又自指其心曰。渠心明。說出人自知畏。尋奉差舟行。卒業易註。到家講東林如故。曰。宦情秋露。學境春風。是可決擇矣。福清見勢孤。求補閣臣。挈余爲助。點用四人。聊城朱蓼水。南樂魏道冲。與焉。余過梁谿。相見。力以大義爲言。猶未行。無何。晉刑部侍郎。趣還朝。皇子生。推贈三代。廕一子曰。聖恩渥矣。敢自逸乎。時高邑已爲太宰。給事中魏廓園。故與東林講席。晉首吏垣。相約一以懲貪爲急。內外凜凜。顧逆璫已用事。南樂結爲族。大拜實有力焉。初對衆

猶諱之。璫亦曰：我家人殊不濟事。然密已輸款，導之為非。一日講筵後，璫刺刺品評，且曰：莫用一邊人，則其源可知。所礙手惟閣臣，未幾璫為楊副院大洪所糾，列二十四大罪，頗內懼。謀於南樂，謂必去福清乃可。因其求歸，陽慰諭，迫以不堪事。林汝翁事乃行。始無所憚，總憲孫藍石病卒，眾議楊副院署事，璫不允。議馮少墟為代，璫傳旨推在京者戶兵刑三尚書，非人望所屬。卿貳中因補少宰，及南太宰點陪，并正推皆引去。或曰：內故以此驅除也。惟先生與饒豫章、李懋明三人，饒年老，李新至資淺，又為同事者所軋，遂以屬焉。苦辭曰：師生分列部院。

攻門戶者藉口，何以自解。然眾議已定，不可易，遂推上。余見內外所忌，惟先生。命未必下，舊例送票而後發。計期三日，至是次日即發，眾皆欣欣。余獨怪謂非佳意。方福清在事，每言聊城久處，不及時局一語，難測南樂本閣考門生。當票擬，福清運筆如飛，忽曰：糊塗。又他事多相左。臨發，密語余曰：渠內有所恃，咄咄逼人，不得不避。蒲州更非其敵，必不能久。子當早辦歸計。又曰：梁谿內所甚惡，外尤側目。又太宰門生子之年友，於道交為湊泊。於俗情為眼釘，尤須善處。余心識然，皆不敢言也。先生既入臺，首糾極貪御史崔呈秀，奪官勘賊，尋具疏申。

嚴憲約責成郡邑。列五十餘款。期於拔才除賊。示畫一之畔。其大端在調和閣部。謂閣當借用外廷。不可以外正直而疑其激。外當責成內閣。不可以內和緩而疑其媚。福清深得此意。余亦忝附同心。謂其跡自此可泯。而議者脊脊以二人大可疑。有冷語挑剔者。余等皆稱疾不出。至煩鴻臚宣諭。暫解孟冬廟享。南樂遲至。首垣等峻劾。示必不容。大恚遂顯。附逆璫商之。聊城合策以獻。凡閣票用墨。內批用硃。內有可否。必發改票。閣臣執正。甚至疆爭。內亦無如之。何必曲聽。或一二字添改。必註明俟考。皆苦臣執筆。想正統初年。勒定張太皇太后所

云。凡事聽先生主張者。世世守之。閣臣惟此一柄。可以著力。卽神宗在位久。事多獨斷。留中亦未嘗不依票改批。至是獻策曰。散其權。某奮死奉命。何事不可爲。璫甚喜。傳旨云云。呈秀亦投體言。曾糾陶朗先。高曲庇。借事報讎。時山西巡撫缺。已擬郭尚友。改推謝應祥。謝曾爲嘉善令。首垣經識拔者。御史陳九疇。方外轉。窺指以門牆爲言。詔停應祥。另推選郎首垣奪職。責太宰及先生阿比。余驚曰。部院待罪。或得免。聊城出不意。睜目曰。誰免誰免。蓋成算已定。惟就中人知之。明日九疇留用。朗先直追贓四十八萬。凡蒲州原擬。改之至盡。蓋皆兩

人潛改潛送。屢黜員外郎徐大化。又伏內幕潤色。動千百言。蒲州本以王安事。與南昌劉是庵先生皆逆璫所銜。劉早去。僅得留。至是數見侵。堅臥。余肩次受事。權去。無能爲。朱童蒙以蘇松兵備。捶死告災者。衆大鬩。引疾。余照例稟允。聊城攫取。改擢京堂。御史李蕃。李恒茂言他事。暗訕前案。余駁之。南樂追還。改褒獎。余卽趨出。旬日間。蒲州太宰及先生皆逐。余賜歸。歲除出京。一網打盡。呈秀復用爲先鋒。明年乙丑。毀書院。屢起大獄。殺副院首垣等十餘人。太宰行戍。欲并坐先生。吳錦衣力解得止。至丙寅三月。竟逮。報至爲十六日。謁道南祠。有別

聖文。歸看花後園。呼諸子舉原無生死四字以示。且曰。急料理。爲出門計。獨身就理。可免他累。作字二紙。扃篋中。復之內寢。與夫人款語。少刻。出取所封紙。示兩孫曰。無先發明日。以此付官旂。時已三更。命暫退。移時聲殺。諸子推戶入。見燈火熒然。發所封。乃遺表也。諸子急從。旁扉奔池畔。則赴水死矣。蓋次日丑時也。異香撲鼻。鄰人皆聞車馬聲。瓦裂聲。衣履整齊。淤泥不沾身。滴水不入腹。數日成殮。面色如生。遺表云。臣雖削奪。舊係大臣。大臣受辱。則辱國。故北向叩頭。從屈平之遺則。君恩未報。結願來生。臣高攀龍垂絕書。乞使者執此報。皇上。

復有別友人書云。僕得從李元禮。范孟博遊矣。一生學問。到此亦得少力。心如太虛。本無生死。何幻質之足戀乎。聞者無不哀痛。余為位哭成病。至秋稍愈。往弔靈風。肅然若或見之。嗚呼傷哉。夫河東厄於王振。即棗強之悍。尚以臺長被呵。吒不敢鞠。卒賴竈下執爨奴。哭泣以免。今忠賢之逆。十倍於振。閣臣反逢其惡。其餘草偃。因以報怨。逞志黑浪。翻天鬼風。匝地坐視。正人糜爛。并及先生。曾爨奴之不若人。止知南樂。不知聊城。有物有對。一顯一微。小人作緣。終露醜態。不月餘。春闈副考。陡被奪去。鞅鞅有違言。守位不終。究竟掛齒。調辭解嘲。奪者

志無不快。威無不加。然良心間露。公論難容。最後一疏。嗟何及矣。逆璫科之以叛。呈秀咎以為多。立地譴歸。蒙面以死。而附麗諸人。猶泰然侈得意。自謂遠或十年。近且五七年。可坐享富貴。然不渝歲。

聖主龍興。首斃逆璫。呈秀餘以次湔掃一空。先生得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賜祭葬。謚忠憲。廕一子。子世儒。詣闕謝恩。明旨稱為孤忠。遠學秉節。正終世儒。復以先生兩次請移封母夫人。未沾一命。具疏乞恩。得封夫人。又復邀三世誥贈。咸得恩贈。如先生官噫。噫是亦可以慰矣。得年六十有五。先生既歿。且追卹海內。益悲思。謂

常人蓋棺始定。真正學問人。至此始見光輝力量。夫學自孔孟後。程朱立準。陸象山互有印正。遂覺分塗。後之人習其說者。皆不免流弊。先生謂從朱學弊爲實證。可消。從陸則流爲虛證。難補。蓋深見近日聰明人。大言鼓動。致人心陷溺。思以救之。又不欲明指其人。祇煩詞脫。故以敬律身。以靜窺妙。以易義乾坤。始復轉樞紐。遮實補虛。然後學脉始清。邪說自息。功不在距楊墨下。而蒙難從容。符合明夷之旨。靜中得道。諸苦咸除。出死入生。當下超脫。稱今古一人。又何疑焉。著作甚多。內朱子節要。研訂最真。正蒙集註。解釋最備。周易孔義。則一生精

力所注。真前聖所未發者。余素不知學。相從日久。以真之一字見許。期以經世。而今已矣。世儒等以志見託一時。同志凋盡。非余莫可任。子往亦以爲言。然下筆實難。繪天測海。未容草草。而天裂海枯。驚悸垂死之餘。淚有餘。思不屬。在苒年餘。則錢宮詹神道碑銘已出。乃矍然。摘而書之。美不勝書。別有全刻。不可不讀。姑爲之銘。銘曰。

千古學術自有真。諸儒講席多平分。吾道南矣梁谿濱。東林書院天下聞。顧公開壇從如雲。高公領袖同其羣。程朱訂定掃紛紜。陰霾積久見朝昕。從教蛙鼓喧復殷。

獨衍孔脉精且勤。剖判神理窮無垠。繭絲牛毛何足云。興起善類德所薰。立言垂世比典墳。振肅綱紀滌世氛。閔不加察口露齷。於我何有等飛蟲。超然箕尾謝魔軍。入水不溺貌欣欣。花香池影氣氤氳。生死如一見真君。曰忠曰憲表清芬。我增一字則曰文。

南刑部郎中徹如吳公誌銘

鄒元標

乙卯春徹如吳公解組南還。予祖之江上。艤舟玄潭。風大號。予笑曰。天為吉州留公。不謂公從此竟作千古別矣。言及此。感與淚落。尊人銀臺公委石言。予不得辭。按狀公諱正志。字之矩。別號徹如。世為宜興人。自銀臺公數世以上。皆為重臣。具載官牒。父即銀臺公。得公最早。而公穎敏。噪士林者亦最奇。由國子生。登乙酉鄉試。已丑成進士。初仕刑部主事。纔三月。即以言事謫。宜君典史。蓋是時。新相在朝。時望攸屬。五步內無人。兩都御史如吳如詹。皆陰有所附離。科臣如陳如李。道臣如林。亦

陰附都御史以博重臣歡公意有所感念盡發其私狀疏聞當事大怒既附重比賴臺省上書者衆始得寬政謫尉宜君公亦赴宜君即以差歸久之巡方使者其士价疏言公賢不宜久淹下僚再起清河典史移饒州司李儀部主事疏不敢先諸逐臣賜環當事促公竟不出丙午始轉精膳司員外郎改光祿寺丞會郡邑以徵召者集闕下而于素相期許者議有異同臺省曹起中公謫湖州司李晉南刑部主事郎中陞江西按察司僉事出鎮湖西人或以公故齟齬未必悉心吏事而公曉暢吏事隨嚮輒應時旱澇頻仍盜鋒橫行公救荒彌盜有

略地方糶寧其寂難者家載米幾千斛濟人人人飽德會有傳臨江白晝搶劫贛州二千人作亂者公縛渠魁置之法而謀立寢馭郡縣小心翼翼故人樂為公用自奉甚薄與寒酸同甘苦故人咸欽公素無事常偕二三同志尋銀臺遺趾商略絕學外絕不及它事人方為湖西得慈父幸而公遽掛冠歸矣歸而以疾終人乎天乎世或有不盡知者大都浸先入言如公子孝廉故事倘與公處始知公肝腸為人心熱未始不循循矩矱或者謂公南比部一疏似亦可已不知正公熱心處也嗟乎士處于世家庭父子兄弟所見所行不能盡同以齊見

律人難矣。公今已乎。予生平服公者。甲午之出。可仕矣。而以同儕俱謫。不忍仕。徘徊十餘年。家山此似非急仕進者所宜有也。尉宜君而十事籌邊。李饒州而積案都清。郎比部而頌滿舊都。此又非取辨意氣者所能也。故人子弟。懿親宗族。割囊一一周之。其慈衷隱德。有人所不及知者。寧過于厚與愛矣。蓋公學雖受之銀臺。公而自能有悟于言語知識之外。倘公永年進。未可量也。所嘆者磨竭在命。一官比走秦南。走豫章。悽悽皇皇。以有以歿。大業未竟。天意若何。然惠澤在西江。讜論在縉紳。人羨銀臺有子。而斯道不孤。况諸郎玉樹。皆以文名世。

公所遺者遠矣。銘曰

尉宜君。尉清河。一官波波。勝彼長沙。君恩孔多。湖州李。饒州李。祥刑楚越。三仕三已。民多受祉。儀部郎比部郎。起草讞獄。南北何常。唯帝命將。委地卿寺。秉持憲節。嶽嶽三尺。廬山巖業。鷺水泠泠。世公之澤。碧梧秋月。幼抱甚奇。半生恂悅。亦肖似之。銘公玄堂。奕世昭垂。

無怖囊舊書耳。及盱江故諸生友蕭應泰高其行。具中
人歛天下聞而悲之。曰寧歸會葬文卿。劉文卿者廣昌
人也。字侯如。號直洲。少穎敏絕羣。發憤嘗自貴。其身不
妄。願知羅先生汝芳。嘆曰。吾國有賈子。借之大道。其河
汾之流耶。而四明沈先生九疇。蘭溪陸先生可教。並奇
之。薦鄉書舉首。己丑成進士。是時萬儀部建崑。同年友
也。以臭味交。遂傲居東郭。閉門討論人。亦甚怪之。云。初
爲金華推官。推官司平反。公竊獨喜自負。御史才公甚
所按部。多待公與俱。於是甬東東甌括蒼之間。盜數起。
乃並海上蒐山囂。獲其椎埋之徒。因畫海防數十事。遂

爲長策。城東陽客曰。城甚費民易生口。攝者何爲。公曰。
毋庸。其令三老子弟各條具利害。毋諱。令里胥毋更入
役。入其直如顧役法。令廩之蠹不受積。而邊民者。民居
之。而收其直之半。田之在官者。久且沒。其以田予民。直
予工。踰年東陽城。而御史某者。故嘗令某縣。多沒庫錢。
居貴要。又善結人。權人人暱也。公論其主藏吏如法。居
常澣衣糲食。簡嘖笑。居郡齋。朗誦不休。自謂束冠帶。對
囚徒。燒燭閱案牘。自可徵心。斯可謂得其指已。尋徵吏
部稽勲司主事。末世人自重要。故銓司重。公扁舟夷猶。
泊如也。所推薦多剛直恬淡之士。然性孤介。難於藏疾。

於是結納者廼袖手竊詈公曰。鉄石鉄石。人將爾擲。公又劄爲磨勘。諸曹史咸惴惴自恐。選部大肅。甲午主河南試。所發策如擬經。續書格物致知。諸說疊疊千言。平生昭曠。斯亦其大概耶。無何上書乞歸。略做范文正公事。置義田。遂屏居龍湖。仰思俯讀。旦起盥沐。朝尊人。下簾瞑息。討孔釋之訓。而深思之。寓書予曰。古人有言。造車合轍。彼版築任天下者非耶。吾黨出則爲韓稚圭。處則爲陶元亮。適於出不出。則爲蘇子瞻。余有蘇之逸。而無其才有陶之淡。而無其貞。斯亦較然不欺其意者也。丁酉公再起入選部。上英明獨斷。官事多攝。閣部相

持。至不下。於是黨議紛紛起。公當食咨嗟。數念范祖禹。意在獨立。旣以執選柄。從心爲衡。無所避。自起田間。輒不携妻子。不做舍。一老奴携一敝篋宿直舍中。余笑曰。古人門可雀羅。子固無門。羅安置之。間過余。余謝却。不納。公曰。始余以子爲天下士。乃復碌碌修形跡。善保名譽。向者知天之說亦空言耶。余嘿然。因語及黨事。愀然不樂。余謂閣部之水火爭。格套耳。高皇帝鑒古建官。內閣之任。不同中書省。吏部之任。不同冢宰。而謬引自尊。何說也。且人臣體國。其協恭之不暇。何暇爲爭爭之。已甚。其可黨乎。公曰。大哉。吾子之及此也。自古未有人

臣爭而無國禍者，內閣固不爲真丞相。旣已代言事，固當聞予不敢廢咨諏以救國也。從違在義，嫌何從生，爭亦可彌。吾其圖之。余避席謝，然視公面如槁木，泣曰：噫，憊矣！將若之何？會有疏論公者，謂公當急選，不宜以所劾人官。劾者地不便，調刑部員外郎。公稱引祖制疏曰：臣不佞，不足以佐衡鑒，然不可訓。予造公，輒相視笑。已，僦舍稍鄰予，敝屋數椽，穿敗壁孔，懸索置故衣。函書兩篋，置几榻前，不設廚。久之，爨下吃吃有聲，詰之一蒼頭，衣故絮，泣曰：是仍故鄉物，往從居官舍久，寒無火，賴此以免傷哉！廉而獲罪，命也。夫則又相視大笑。蓋自是

且趣西曹歸。造予，意津津，自適。食可一升，相期爲龍湖約。會母病，上書改南駕部歸。盱江道病，嘆曰：吾年三十有三，洛陽龍門，羅公識我已，嗟乎！吾不獲一見余母也。狀我者劉子銘，我者鄧少宰乎！公平生無服食，僮馬之好，名行高一時，交落落不數人。與余最。劉子曰：余再游長安，蓋重傷。侯如云：侯如往爲選部郎，癯甚。選部牘委積，公自校劑勞也。及調比部，貌顧日益勝，志廣也。始新建相公在事，意未嘗不重。侯如侯如弗親也。又有諷諍蒙疑矣。侯如調人謂票擬出新建意，侯如弗疑也。東事起，新建罷歸，鄉人屏息恐累已，至或陰致慟而衆致刺。

乃。僕如直之。曰。余與新建不諧而歸。誼正詞無撓也。當
執選柄時。直如矢。忌者側目。余過之。僕如曰。弗過也。無
機事者。弗禍也。吏部日奏封事。語涉芒刺。余聞而重過
之。僕如曰。過也。氣匪和也。嗟乎。出處語嘿之際。難言矣。
難言矣。僕如其真於道者耶。其後學使者王公佐。祀公
鄉賢。文潔公尋卒。而寧志其墓。所著白石遺編行于世。
銘曰
吾道非耶。顏子早瘁。誼天通逝。與子而四。羅塚劉墳。東
西赤幟。

光州學正薛公以身誌銘

高攀龍

嗚呼。余何忍銘以身耶。以身與余同舉進士。同出高邑。
趙儕鶴先生門。兩人相見相笑。以爲相遇晚。自是無日
不相過從。交相勵勉。以身古心古貌。所據皆古人準則。
其識甚敏。而本真應物。又令人樂而親之。是年余以憂
歸。以身以言事歸。兩家相距不五十里。旬日不見。輒相
念。而以身造余爲多。一蒼頭挾一被一笈。至余家。不以
以身爲客。蔬食菜羹。研經訂史。未嘗不窮日落月。有過
相規。凡以身言。余有疑其偏者。已竟服其義。蓋余受以
身規。恒十之九。以身受余規。恒十之一。有事相辯。凡余

言以身至拂然去。已復歡然來。蓋以身爲余容者。恒十之一。余爲以身容者。恒十之九。如是二十四年。如一日也。嗚呼已矣。以身不可作矣。余忍爲之銘耶。以身病。余過之。自論學憂時。外無雜言。將瞑命其孤。以墓石屬余。嗚呼。余又何忍不爲以身銘耶。以身大父學憲公諱應旂。世稱方山先生。生景尼公。諱近魯。性至孝。居方山先生憂而卒。遺命歛用衰經。配劉太孺。人生子三。以身其仲也。諱敷教。號玄臺。字以身。娠時有青雀入懷之祥。生而絕穎。少不好弄。五歲卽善屬對。十五補諸生。海忠介公撫南都。見而亟賞。曰。生寧獨文人。必忠義士。當是時

以身慨然以天下自任。每從方山先生閱邸報。有不平目眦欲裂。先生從旁睨之。心獨喜。會顧叔時。季時兩先生問業。先生呼以身謂曰。此東南珍物。若與締兄弟交。已復手一編示曰。洙泗以下。姚江而上。盡是矣。於是以身復以道自任。戊子舉京兆。明年成進士。會南御史王公藩。臣上疏。不白憲長都御史吳悟齋。耿楚侗交叅之。以身曰。是欲爲執政箝天下也。上疏爭之。略曰。臣無言責。性惡權奸。頃見左都御史吳時來。欲申飭南臺憲規。其言專爲定向。而發竊以爲遠臣箝口。近臣煽威。摘祖宗之片詞。營狐兔之私窟。必欲創一警百。讐爲腹心。

吁亦狡矣。掌院者。陛下之掌院。言官者。亦陛下之言官。事可風聞。聽斯無壅。就使藩臣論列果非。定向不宜阻遏。節節關白。動成掣肘。嗣今設有彈劾長官者。誰與通之。隱機先露。則危其身。謹議復停。則負其志。事當密而不密。禍且移之國家。時來安得視僚友爲重。而視陛下爲輕耶。如海瑞先朝憲直也。房寰醜詆。尚自包容。定向何人敢妨言路。爲時來者。不惟不能參駁。反爾朋連。無論愧古名臣。卽回想抗論嚴嵩一疏。有醜面已。大抵少年厲志。多思豎立。垂老頹頹。輒喪生平。見人覆轍。怒髮裂眦。戀已浮榮。脇肩攘臂。何則。道心難固。勢利易

迷。習尚使然也。卽二三輔臣。陽托飲醇。陰圖登壘。邇又故峻諸司。共繩庶采。九列之體貌尊。而九重之聰明塞矣。嗚呼。害可勝道哉。伏乞亟下明詔。嚴黨邪之禁。更易兩都臺長。以清首憲。疏奏當路大恚。座師潁陽許公。至以貢舉非人。自劾。以身奉旨歸。明年庚寅。蔣孺人卒。辛卯。授經王隆觀。壬辰。秋起鳳翔府教授。尋遷國子監助教。癸巳。入都。有並封三王子詔。以身具疏。力諍。復貽婁江公書。有曰。中宮有出而始重。則仁聖之心不安。後宮有出而終輕。則慈聖之體亦屈。竝封事寢。大計難作。時考功郎爲儕鶴趙先生。盡黜當路私人。內閣張洪陽位

與婁江公合謀借劉黃門道隆論拾遺事奪其官士論
大譁以身與于公孔兼陳公泰來賈公巖顧公允成張
公納陛各具疏謂南星考察京朝官先黜其姻親都給
事王三餘又黜本部尚書孫鑰甥本部司官呂胤昌而
後舉執政所陰庇之臺省表裏爲奸邪者盡黜之命下
之日舉朝震肅咸謂二百年未見而一旦奪南星官謝
諸黜者何以令天下於是閣臣益怒盡奪六君子官而
以身得光州學正以身與光州士砥德勵業不啻父兄
於子弟諸生有以口語得罪府椽椽誣生殺人罪郡守
以椽故成其獄以身廉得情白之守守不可以身持之

堅竟得白光人負沉寃者胥之以身以身多全活之光
人謂以身寧獨師保我實父母我也庚子歸省劉太孺
人遂不復之光州癸卯太孺人卒以身執喪不飲酒食
肉服闋遂不食肉甲辰顧涇陽先生修復東林書院萃
同志講學以身喜曰此吾歸宿地矣自是恒居東林所
與知交必勸之講學曰天生英雋決不欲其斤斤結裹
自家閨闈檢柙祇賢落魄爾曰脚跟站定眼界放開靜
躁濃淡間正人鬼分胎處曰道德功名文章氣節自介
然無欲始又曰學苟不窺性靈任是皎皎不汙終歸一
節但世風靡矣不憂著節太奇而憂混同一色托大道

無名以濟其私則中庸之說誣之也平生所持如此故筮仕以來未嘗受人一餽垢衣糲食以沒其身嘗有詩曰百年吾取與留作後人箴又曰古人持晚節休作等閒看余猶憶始交以身時餽之食則稍嘗而謝曰不可以此滑吾手及病余餽藥餌復稍嘗而謝曰行就木矣不敢忘當年矢志以身於忠孝廉節之死不二其天性也性復至慈蠕動之物不忍傷害於人油油然雖至俗客不憎惡獨惡傷害人者尤惡傷害善人者耳目所及盜賊兇人必使不得虐民後已嘗見一人毀葉參之以身從稠人中憤然起余力挽之不得自後其人所在以

身必避匿終身不與見至解人之厄揚人之善常若不及拈筆成詩文率本於情止於禮義嘗作真正銘曰學尚乎真真則可久學尚乎正正則可守真而不正所見皆苟正而不真終非已有君親忠孝兄弟恭友裋身以廉處衆以厚良朋切劘要於白首鄉里謗怨莫之出口母謂冥冥內省滋疚母謂瑣瑣細行匪偶讀書學道係所稟受精神有餘窮玄極趣智識寡昧秉拙省咎殊途同歸勞逸難狃世我用兮不薄五斗世不我用徜徉五柳無貴無賤無榮無朽殞節逢時今生諒否必真必正夙所自剖寄語同心各慎厥後以身年五十九而卒自

同好至鄉閭婦豎無不思而痛之嗚呼此可觀以身之
真正矣所著詩文諸集藏於家銘曰
飄乎自樂耶幾春服舞雩之點凜乎自持耶則蓬門委
巷之思渾乎同羣耶幾油油與偕之惠予乎獨往耶則
望望去之之夷夫固不敢謂其卽點也思也惠也夷也
夫安得謂其非狂也狷也清也和也猗與斯人蕩滌汚
世砥柱流俗是之謂忠信廉潔爲聖人所思世人所師

南吏部考功郎王季木誌銘

文震孟

辛未之歲吾友張孝廉異度自公車還致其座師文水
王公之言曰吾交知滿天下而所寂心折神往者乃在
吳門恨未得相從與上下其議論也吳門蓋指不佞云
而無何王公卒其猶子與蓋介其子與仁不遠數千里
走書幣而請銘以葬曰此吾叔父遺言也吾叔父病且
革矣卧而命之謂必使我瞑且含者其以異度狀我文
君銘我夫異度於公蓋患難之師生也狀自不容辭公
豪氣溢發睥睨一世以余落落穆穆之踪何所當於公
且素昧平生非有傾蓋之交而倦倦相屬生真千古之

知已矣、顧不佞雖未識公、而公文章節氣得之見且聞者、且三十年、其始仕卽斥、旣起復、躋懷材抱璞、沒身不振、天下意志之士、靡不扼腕而咨嘆者、故予記公生平、至於擯斥摧折之際、不勝感情激壯之思焉、寧獨惜其遇之不偶、良以傷其志也、公諱象春、字季木、別號文水、世爲新城著姓、其始祖有諱伍者、樂善好施、樹槐于門、至今稱大槐、王氏、伍生、教授公麟、麟生叅議卹、卹贈太僕少卿、公重光、忠勤、卒、官賜祠于黔、兩世皆以大司馬公象乾、貴、贈官如司馬、少卿、公五子、季觀察、公之猷、以子中丞、公象恒、貴、贈官如中丞、亦生五子、而公其季也、母

李淑人、夢神授碁、一握而生、公少穎異、三齡能誦唐詩、九齡讀離騷、左國、談言射注、長老皆異之、十六爲諸生、試必居首、旣連奉二親、諱益肆力于學、凡天文地理、風鳥壬遁之術、無所不通曉、遂以庚戌成進士、其成進士也、魁其經科名、亦峻矣、乃闈中旣已甲、而復乙之、則不能無嫌、素善楷書、謂廷對必當甲、而更甚乙之、則又不能無嫌、衆口嘈啗、竟成水火、越二載、塲事大發、公適分較京闈、乃更釋憾於公、師生間龍戰俱傷、玄黃之局、震動天下、此公始蹶之繇也、歸卧八年、始授上林簿、轉南評、至趙忠毅公爲冢宰、周忠介公爲選曹、始擢郎職、方

改考功。然皆不離南。而公素事父執。鄒忠介公甚謹。爲序其集。語多譏刺。攻道學者操戈俟矣。癸亥南察。公實與其謀。大與南總憲忤。至甲子秋。楊忠烈公具疏劾逆。瑞奏草至南都。公門人何允泓。鋟板以傳。公又爲批。爲評。爲贊。爲跋。而仇忠義者。乃欲割之。刃矣。是時方屏殛衆正。人人思得當以贄瑞。而給諫某得公。因以中旨削奪。此公再蹶之繇也。公旣以編氓居里。而諸奸猶兢兢。狺狺謂未盡厥辜。至點將天鑒等錄。無不列名。必欲使繼十八忠魂之後。家居四載。日辦生離死別之計。塞門泥首神魄。俱驚噫。此際情形。落筆猶痛。余實不禁淚之。

潛潛下矣。聖明御寓。日月再闢。廢籍諸公。連茹並進。而管爲南總憲。而公忤之者。入爲太宰。選郎復爲之比。以擯公。於是東省廢籍二十五人。起者二十四人。獨遺公啓事。以至於歿。此公終蹶之繇也。而異度乃云。諸公從廢籍起者。或中他端復廢。或坐法不良死。公不迫殺。名不大顯。不永錮。身不必完。嗚呼。此亦可謂巧譬者哉。然而長歌之哀。乃過於痛哭矣。公雖禁錮不起。無時不以忠君憂國爲念。自奴酋發難以來。若遼民內竄。若皮島挾餉。以至京師戒嚴。登撫再設。咸有鑿然規畫。可見施行。蓋其經綸蘊抱。足當大用。雖居小官。咸有謨可重。

如上林奉使不取羨羨歸秦轄廷評判獄入一豪出一豪咸允于理不泥成案繕司司街道城垣釐然一新督鑄精嚴凡出公手者以工字為號無不堅好南都至今猶識王公錢也武部核軍政精能於其識絕弊竇杜請托選才伎公用舍京營為之肅清其居鄉亦好行其德乙卯丙辰東土大稜公率族屬設法以食餓者嬰兒別為一處長即以嬰兒女配之十餘年不盡至辛壬間叛賊暴起公先期占天象謂虛危之分應有急兵屢為當事者講綢繆之策比賊臨城公兄郡丞公象復及侄孝廉與夔捍禦殺賊城陷父子罵賊死公時病痿半歲矣

使公不病痿或竟以城全亦未可知不然其守城殉國豈在郡丞公後是又天之以病公而完公者歟而公之的然可用與朝廷始終不獲公之用是可歎也矣

神宗崩公以進香入都復值光宗晏駕選擇陵寢莫所適從公故精堪輿家言為相慶陵地吉眾議乃定故天語有遡龍望氣爾與有勞之褒或欲酬公以璽卿者公毅然曰吾嘗為親卜兆乃究心於此今不敢不移以事君士大夫其肯以術媒進乎其凜然守正侃侃不撓如此吁可敬矣哉前一歲公語異度云天時人事吾邑未知所稅駕矣吾束髮立志謂即不能高議廟堂亦思

獨當一面。馬革裹死。不虛此六尺。而今皆已矣。因出其子見容。英英秀穎。曰以屬吾子。言既愀然。是時公且無恙。異度絕駭。以爲不祥。而今觀之。若類有前知者。且公位不通顯。而三十年來。得喪升沉。每關時局。生而夢基。豈神告之乎。銘曰。世之所難。有士無才。士之所難。才蘊時垂。夷於冀飛。進退維坎。氣決守剛。亦勇于敢。其節不奪。其摧不折。狀之表之。其死不歿。

五觀侯公誌銘

錢謙益

天啓七年正月丁酉。吏科給事中嘉定侯君卒于家。年五十有九。明年八月。其子南京兵部武選清吏司主事峒曾。奏疏曰。臣之先臣震暘。以狂直得罪先朝。幸遇陛下卽位。復官諫垣。而先臣已不待矣。先臣觸忤權倖。持忠入地。得比死事諸臣。共沐霈恩。死且不朽。於是天子褒君素著忠讜。特贈太常寺少卿。又二年。將葬。峒曾次君之生平。爲狀泣而請于余。曰。願有述也。余與君同年進士。同事熹廟。後先同被譴逐。其知君爲深嗚呼。黨論之相持也。自萬曆之末。蘊崇沸騰。以迄天啓元二

之間。君君恒怒然心憂。謂其禍與國家相終始。誓欲以
其身爲楛。既入諫垣。論三案。論經撫。以謂當斬除葛
藤。別白功罪。其言明白正夫。舉朝韙之。亡何而事益難
言矣。當國論之殷也。士大夫堅壘不相下。若鼠之鬪于
穴也。久之。羣小知公論不可勝。折而入于中官阿姆。若
鼠之伏於社而食於角也。言者或不知。知者又或不言。
而君獨早知而極言之。客氏之再入也。君請收爲成命。
以勾結奸璫。傾危椒寢爲言。奉嚴旨切責。其後一疏糾
劾四輔。暴白構殺舊璫王安事。尤切中忌諱。而君又抗
章再上。得罪然後已。當是時逆璫猶未熾。君先事察其

机牙。摘發其所與鈞連者。君去三載而禍大作。刊章錄
牒。糜爛朝野。君以病且死。僅而獲免。今天子慎惜名
器。獨於君贈卹不少吝。其亦曲突徙薪之忠。有鑒於聖
心矣乎。君雖死。奚憾哉。君之少也。從其母育於外氏。稍
長。侍其祖宦遊。蘄黃湖湘間。暴露跋涉良苦。故雖生長
世家。無統縛子弟之容。君之祖父。皆僦儻好施。不事生
產。及相繼捐館舍。而君久困公車。送往事居。衣食百須。
經營黽勉。備所不堪。君之更事練智。彊力忍詢。亦賴此
也。釋進士褐。爲行人。馳驅楚粵。後先數萬里。單車匹馬。
不擾厨傳。曰此亦使職也。爲給事中。巡視皇城。暨巡青

多與內侍錫譙所執奏皆寢閣不下。閒居休沐輒討論軍國大計。或語及人才國恤則蹙然如不終日。蓋君之大志欲以虛公正直爲國家塞朋黨之議。救清流之禍。其稍閒則修復畿輔水田。及吳淞水利。講求數百年利病以康天下。而遭時齟齬萬不一試。徒以諫官自見而已。君孝友篤至。其父深念之。至爲詩以示子孫。其爲人質厚沉深。不苟訾笑。與人交能爲人盡賓筵客座。談讌歡洽。問人死喪急難之故。必爲之側席而坐。嗟咨嘆息。坐客皆爲不懽。君之爲勞人志士。連蹇坎軻。其骨體或亦應此。而君子知其必有後也。君諱震暘。字得一。祖諱堯封。福建布政使司右叅政。父諱孔詔。明經歲貢。贈吏科給事中。三子長峒曾也。次日岷曾。岐曾。岷曾早死。而岐曾猶未仕。人皆以爲國士。銘曰

君常涉風。桅傾檝覆。嘯呼掀帆。指血滲漉。長年賴君。以脫魚腹。及乎登朝。波濤粘天。剽蛟驅鱗。冒沒九淵。事雖不克。能以身旋。遡君之生。蹇始坎終。死遇渙恩。天晶日融。吁其悲矣。銘此幽宮。

... 皇山... 泰伯... 廟... 碑... 高攀龍... 吾邑之鴻山古所稱皇山皇山有泰伯墓南徐記及聖賢冢墓記同其為泰伯墓審矣蓋梅里平墟為泰伯端委之地皇山為歸藏之地兩地並重今梅里廟貌肅穆而皇山草莽榛蕪邑之人往來於此者不知其為山其為墓指點疑似樵蘇畜牧且狎遊而穢踐焉於大聖人居道者禁樵牧而憇往來之伏謁既立石欲余記其事於碑陰余惟茲上古所稱荆蠻聲教不通於上國泰伯至止而東南之文明始闢今且擅宇內之英華而上國

泰伯廟碑

高攀龍

吾邑之鴻山古所稱皇山皇山有泰伯墓南徐記及聖賢冢墓記同其為泰伯墓審矣蓋梅里平墟為泰伯端委之地皇山為歸藏之地兩地並重今梅里廟貌肅穆而皇山草莽榛蕪邑之人往來於此者不知其為山其為墓指點疑似樵蘇畜牧且狎遊而穢踐焉於大聖人居道者禁樵牧而憇往來之伏謁既立石欲余記其事於碑陰余惟茲上古所稱荆蠻聲教不通於上國泰伯至止而東南之文明始闢今且擅宇內之英華而上國

莫及焉。則是至德之聖。讓天下而逃。不之於名山大川。不之於長林浚谷。而之於荆。其之於荆也。不之於三江。五湖。不之於幽巖絕壁。而之於吾錫之決莽平墟。豈其無故耶。况乎臨於平墟。墓於茲山。相去不數里。而遙若其有擇於茲者。又豈其無故耶。錫之士可思矣。之於荆。而東南之文明。甲天下。之於錫。而錫之文明。不當甲東南乎。錫之士可思矣。夫文明者。非文詞績藻之工已也。記堯者曰文明。記舜者曰文明。則文明可思也。堯之文明曰親九族。舜之文明曰徽五典。至德之聖。以天下讓者。在父子兄弟之間。則文明可思也。嗟乎古之聖人。以父子兄弟之間。讓天下。而不顧世之人。乃不免簞食豆羹。爭於父子兄弟之間。而不恥。若是者。尚可稱錫之士。而過梅里之墟。皇山之野乎。人人思而恥之。而父父子子。兄兄弟弟。錫之文明。甲天下矣。

雲南叅政近溪羅先生墓碑

鄒元標

鄒子曰予習從先生長者遊學行無足術數者不足論
 卽有足術數者顛顛學一先生言嚶嚶自信有告曰道
 無盡非一家能竟輒拒而不入病在匪虛于道有窺矣
 謂世之人莫能窺其藩亦不欲使世之人窺其藩病在
 弗廣夫天之高也無弗覆也地之廣也無弗載也執一
 自足者道之賊也日月之明不私一隅雨露之潤不私
 一物不樂與人同者善之小也蓋自予接近溪羅先生
 則庶幾虛而忘我矣先生丁丑入賀予侍先生左右者
 月餘承先生教旨不能有所入迄今二十年先生已爲

古人始知先生坐我春風中，不覺于是悔且恨，恨不得先生超九原而請質之。今年先生孫懷智訪我雲菴，以墓碑見委，予閱諸名碩臚列先生者甚詳，更何能贅一語。然夙侍函丈，不敢辭先生姓羅名汝芳，字惟德，學者稱爲明德先生，世爲南城人，家世累夢日而先生生幼方泣而樂，方怒而笑，心疑何以苦樂倏變，怒笑異狀，識者已驚其異，長而學益進，閱讀書錄云：萬起萬滅之私亂吾久矣，今當掃而廓清之，遂矢心學薛氏學，常坐危樓起一牖如盂狀，左右置明鏡一，止水一，跣趺連旬，求除所云萬起萬滅者，然未奏廓清之效，而受朋從之害。

病大作，前峯公投以傳習錄，病已。庚子入省大會，布衣顏山農在焉，先生舉前功問顏曰：此制欲非體仁也。先生復竟所謂體仁者，曰：知四端而擴充，則火然泉達，其勢莫禦。先生恍然有契，遂於稠人中稽首顏先生者四已而師事之。癸卯舉于鄉，甲辰舉會試，先生曰：吾學未信，不可以仕，遂歸而尋師問友，周游四方者十年。學既通，乃赴廷試，癸丑賜進士出身。初仕太湖令，陞刑部主事，郎中，出守寧國，再守東昌，陞雲南副使，叅政歸。先生凡幾仕矣，其仕也以學爲仕，學也以仕爲學，期會薄書，雖未嘗廢，而真誠惻怛，然盎然春育，興利也不計一世。

而計久遠彰訓也。不事強聒，因其固有，以故生而懷者，若嬰兒之戀慈母，去而思沒而祀者，若孝子之喪考妣，非可強致也。元標反覆窺先生于微，真令人心折神悚，非近世剽談者可比。擬云山農雖以學自任乎，放言矢口得過縉紳不少。南刑曹業置之死地矣，先生以身代爲之贖，而顏得生全，且顏貧眎先生家，若內庫隨取隨厭，顏又喜施予，隨施盡，又輒隨其所請。先生年已耄，顏怒先生跪之榻前，顏掛其頰不少動，曙而怒解，始起。夫顏橫離口語，學非有加于先生，而終身事之不衰，生之縲紲周之貲財，事之有禮，此祖父不能必之，孝子慈孫

而得之先生，嗟乎！卽此天地可格，鬼神可動，矧曰其他。梁夫山囚楚，先生鬻田往援之，有諷先生者曰：夫山害道，宜罹于法。先生曰：彼以講學罹文罔，予加其志，不論其他。夫當時以學自命者，稍出片言，夫山必無死地。眎先生心何如也。胡宗正幼師先生矣，先生聞其易有傳，復不難北面宗正，蓋先生真見天下善，無一處不具。天下人無一人不可師，已耶人耶，我耶物耶，渾然無間，誰能闕之。或疑先生學博而無統，大而未純者，先生云：大出于天，機原自統，博本于地，命亦自純。予讀斯語，恍然如見先生。夫不本其自統，自純者爲學，而以意念把捉

為統為純。嗟乎此學之所以難言矣。或又疑先生果無結果。不知太虛之中孰先孰後孰始孰終。彼所謂結果云者。是生滅根也。我且無生而又何滅。我無造端而又何結果之有。茫茫長夜誰其覺之。予不能無思矣。蓋當論先生有目與人同。不見人過則與人異。口與人同。樂道人善則與人異。心與人同。以眾人心為心。身與人同。以眾人身為身。有官也。而以百姓之肥瘠為榮。勿恤於家矣。有學也。而以眾人之立達為學。勿執於見矣。其尚友也。時釋時玄。不廢參究。一軌于大道。其論著也。聖訓帝典。極其闡揚。一根于真性。謂先生有見乎。則與愚夫

愚婦同體。未嘗有見也。上焉者得先生眉睫間。下焉者亦欣欣化育中。以養以造。先生非吾黨之元氣耶。夫元氣周流布護天壤間。不可得而見。惟觀造物生者生化者化。飛者飛。潛者潛。動植者動植。始知元氣之功大。吾黨自成者成。自道者道。得言者忘言。得意者忘意。得象者忘象。不事雕鑿。渾然天成。始知先生之功大。予不得而窺先生之學矣。憶濫竽掖垣。曾疏先生云。惟道是慕。功名富貴不入其心。逢人必誨。貴賤賢愚不知其類。識者以為知言。今愧不能窺先生萬一。謹列大較如左。先生子二人。孫八人。曾孫十人。懷智孜孜尚友。懼隕家學。

先生有後矣。先生正德乙亥五月沒。萬曆戊子九月
葬二十八都曹坊祖壠之傍。銘曰。神隱而費力弘。而毅呼吸萬類。胎育元氣。早竭心思。晚
順天成。何思何慮。斯道典刑。其心孔仁。其仁以身。周流
海宇。物我皆春。濟濟多士。私謚明德。繼往開來。百世不
忒。

顧端文公墓碑

趙南星

顧公名憲成。字叔時。世稱涇陽先生者也。父南野公。諱
學。始居涇里。弟曰涇。凡公允成。公自采紛受書。卽多負
悟。十歲讀韓退之諱辯。每遇南野公諱。輒避之。然不可
勝避。爲鬱不樂。師問知之。以告南野公。昔韓咸安王諱
忠。語其子曰。汝諱我。是忘忠也。夫忠可忘。則我可忘也。
自是遂不諱忠。南野公喜。以告公。學之不可忘。亦猶忠
矣。公謹受教。公少時。家貧不能延師。就學鄰塾。歸必篝
燈誦讀。恒至達旦。其爲舉業之文。握管立成。瑰朗新妙。
而雄逸之氣。颺馳江決。不可圍也。隆慶庚午。試爲邑諸

生萬曆丙子舉於鄉皆第一其冬居南野公之憂庚辰舉進士爲戶部主事海內學者翕然稱公之文章宗尚之然公篤志孔孟及宋大儒之學潛究默行不屑爲文章之士是時江陵當國方橫舉國若風中之蒲葦公與南樂魏公允中漳浦劉公廷蘭慷慨論議持天下之名教是非江陵聞之不平以語申相國申相國三公之座主也三公皆上書欲其匡救江陵然江陵固不可救亦未敢壘公壬午江陵大病舉朝醵金爲祭禱於神公拒不預同曹代爲署名公使人塗滅之江陵竟死申公及新安太倉秉政以公爲吏部主事尋以錢太安人年高

告歸丙戌除驗封司主事明年考察京官時辛公自修爲御史大夫而海公瑞爲南御史大夫執政羣小咸憚之於是御史房寰醜詆海公此時涇凡公成進士遂與同年諸公壽賢彭公遵古同疏劾寰皆放歸三年然後用之學官涇凡公之直聲震天下稱二顧云於是辛公司計當路皆喪其私人惡之而工部尚書何起鳴被劾人有謂何若能去辛可以德執政卽同歸暫耳何大喜遂許辛公而給事中陳與郊等竝劾辛何以戰國從橫實地辛而辛何果竝罷去御史高維崧趙卿張鳴岡左之宜皆以劾起鳴降官公乃上疏言何起鳴許辛自修

既罷自修謝之矣。而又降四御史。此皆出朝廷意耶。降四御史以承望彼陳與郊等。顧非承望耶。疏上。謫桂陽州判官。日與諸生講學論文。戊子。轉處州府司理。司理刑官也。公專以孝弟教人。多所感格。己丑。居錢太安人憂。辛卯。司理泉州。壬辰。鄒孚如爲考功。管大計。舉公廉吏。尋陞考功主事。吏部從來無出而再入者。非孚如不能爲也。時上久不立東宮。至是。詔與兩皇子竝封。云待嫡嗣。其時首相則王太倉也。上殊信任之。公唱四司上疏。言臣等稽祖訓。東宮原不待嫡。元子竝不封王。且陛下建儲之期。屢改矣。今日待嫡嗣。是無期也。又貽書太倉。切責之。太倉懼禍。竝封之議竟寢。人以是知太倉所欲爲無不如意者。而第假上以行其私。癸巳。公爲司勳。鄒公元標已投之南刑部。求去。有旨放之去。公力勸太倉疏留。勉從之。及餘姚孫太宰罷。推代者。時少宰趙公用賢。署吏部。太倉屬以推羅宗伯萬化。宗伯翰林也。又其氣類。故欲用爲冢宰。以盡收大權於政府。公曰。往者內閣之推。不專在翰林。今已專據之矣。而復兼冢宰。是翰林之外。空無人也。此斷斷不可。少宰以告太倉。太倉恚甚。然其議遂格。而陳公有年爲冢宰矣。及公典選。有會推內閣之命。舉七人。山陰王公爲

首而宗伯不與焉。太倉益恚甚。曰。羅君推冢宰。曰非翰
林所宜。今推內閣。又不可。何耶。復以屬陳公。陳公不聽。
而王給諫彈宗伯疏亦至。公遂削籍歸。而陳公亦竟去。
給事中遂公中立。上疏力救公。亦見黜。先是公見羣賢
被播者日多。欲漸汲引。非太倉之意也。值其假沐而推。
孟公一脈。王公德新。輒得旨。太倉佯喜。謂公曰。此機
括甚佳。自此益亟推舉。欲以爲激。上之怒。而除所忌。
又委過焉。自公去而懷忠持正者。無不得罪。林下充實。
吳中尤最盛。是時涇凡公亦得罪歸里。公兄弟與羣賢。
時聚而講學。其學惟就孔孟宋諸大儒之書闡明之。溫

故知新。不離乎區蓋之間。高明者聞之可入。始學者聞
之不駭。久之白當道焉。東林書院大會吳越之士。講學
其中。東林之名滿天下矣。戊申起南京光祿寺少卿。
命偶下。公知當道無意用之。不出。既而推京兆不下。易
以他人。又推僉院爲陪。時富平再出爲冢宰。其先爲冢
宰。乙未管外察。黜馬督學。猶龍丁叅政。此呂等賢者。少
司馬沈公思孝面非之。遂上疏得旨。逮此呂羅致之。
遣戍而死。富平猶恨沈公。而又有言沈公欲奪之位。
及淮揚巡撫李公三才亦其所不悅。李公方被羣喙。公
貽書政府及冢宰。言李公在淮揚能制稅璫。不敢動。安

民弭亂之功甚大。其人磊落，非暮夜受金者。又言沈司馬馬督學之賢，富平怒，語人曰：吾已容之矣。於是一二攻李公者，語稍稍侵公。公惟自反，不與稽也。又其甚者，以東林爲詬，駸及海內廢棄之人矣。論者以江陵刀劍也。其害雖慘，而有所不及。繼其後者，猶天地之害氣，氤氳于風雨霧露之內，依托于雷霆震電之中，以致其毒爲禍甚烈且深。公竟不用，以歿。善類咸悼之。南野公故豪傑之士也。顧公爲諸生時，在位者或念其貧，有所餽遺。南野公一切不受。顧公早捐俗情，屢空殆庶，蓋得之庭訓焉。王孝廉以高雲從之所爲狀來鄙上，屬趙子爲之碑。趙子曰：余自壬午與顧公同爲戶曹。顧公已講學矣。余樸鄙任真，顧公乃厚異之。癸巳，余筦京察之役。顧公再入銓部時也。其教我甚多。余被罪，太宰餘姚孫公亦奪俸三月。公與李公復陽同疏救之，不理。而涇凡景從諸公皆貶官。亡何，公亦削籍去。大抵太倉之權也。而太倉再被召，公猶惓惓望之爲善。及所上福清富平書，望之破囂錄善去私効忠，蓋其憂天下之深，愛國之至。不暇計其可與言否也。時貴以其異已，遂詬及講學者。夫無論其講學第觀顧公弱冠通籍，二三相國皆同鄉。愛之江陵死，卽拔之要地。顧公以救失爲報，無姑息之

意二三公者見謂負心恨不可解此固超然恒情萬萬
矣其於名教是非社稷安危之計無不挺身力爭竟至
罷官其居家非孔孟之道不談也善無鉅細無不為也
行無隱顯無不兢兢也一事之美一節之立不足以稱
之豈非慥慥君子哉鄒爾瞻亦講學者也以言事遣戍
既復其位而旋錮之講學者皆欲忠國家於身無所利
倘亦可以無苛些乎嗟乎顧公不死可也然死可矣余
與公相知深靈陶之紀寧可遜謝其詞曰
三五既遠鳴鳥噓天哲降非辰世道是肩進思盡忠直
行抗言抑檄薦藁斬社稷安元老曰吁庸爾余患佩之

以玦不復爾還仲尼素王堯舜讓賢厥惟素臣何愧九
官邪說亂正吾道之姦昌言排之夷庚匪艱兄弟同道
龍焉雲騫混沌未期擊名永傳

一書

五無

蜀中丞熙亭艾公墓碑

鄒元標

元標試政西曹、艾和父沈純父二先生、一見莫逆、後不謂三人同以言離罪罟也、予同艾先生、詔獄各昏迷、不省人間事、惟憶與先生各以白板昇出蘆溝橋而已。越十四年、予再起司封、先生時任南鴻臚、觴于燕子磯、賦詩紀別、予入都、遂被逐歸、而先生為蜀中丞、亦歸歸、而薨、山居寥寥、常念先生身後何如、而今年春、先生子某以墓碑見委、予與先生、先生交也、何敢辭、先生名穆、字和父、別號熙亭、楚平江人、其先故江西、而附于楚、至兄弟始以科名顯、先生賦才雄奇、凡有排纘、名家爭推

尊之而阨於第。俛受教阜城。諸生如趙考功南星、喬中丞璧、星皆門下知名士。陞國子時。兩司成爲馬同州王太倉。俱器重公。江陵習公才亦欲以誥勅房中書優處。使知者諭意。公辭。客有諷者曰：「此奔走不得者無乃左乎？」先生曰：「艾生有鼎。不敢不自愛。客失意去。未幾轉刑部主事。陞員外郎。慮囚陝西。時新奉旨。決囚不滿數。且有重罰。公行私念曰：「此酷政不可從。會與繡衣使者議。決止二人。使者動色曰：「如嚴旨何？」公曰：「是在我。我終不以人軀命博一官。竟決二人。歸而報命。謁內閣。江陵盛氣相向。如明旨何？」先生對曰：「上冲年廣。」

好生德正。所以佐相公平明之政。尊旨也。非佞也。若一官久置之矣。揖而退。越二年。遂以言事譴。江陵語人曰：「它論我可。卽分宜未有同里操戈者。我今不得比。分宜矣。恨先生甚。西涼之行。悽楚倍萬。艱辛難語。人者蒙上賜環。積官至中丞。所爲填撫。察吏安民者。甚具。而以播事不欲加兵。先生之心。卽不欲決囚。初心後言者。卒以播事誅求。令先生落職。人或爲先生扼腕。不知天地大德曰生。先生以生生之心。管以一郎官。尚不肯阿旨。今豈以中丞而錯步耶。賈志以往。固所冥心矣。鄒子曰：「世皆以敢言事爲先生大節乎？」予謂觀人當觀其大。

猶當察其微人知先生至死不悔不知其辭中翰美官如棄涕唾以決囚事犯隆指一念不苟始固然矣世有能行平時而以一事博重名者既得美名又欲以軍功顯者眎先生何如人湘水滔滔江流不反先生以一柱障此頽波在簪日似爲江陵罪府使當日江陵悔思先生言而善用之未必不爲江陵功臣地下相逢异耶同耶吾不得而知矣嗟乎彼一時附離者驟得美官氣燄薰人先生裹血淋漓與羶裘諸虜共卧黃沙野草間者數年精光愈久而新行將與洞庭黃鶴爭奇比勝忠襄劉公不得獨擅其美者公其人矣銘曰

世衰道微滔滔江河從風而靡誰能不波我公特起岳陽之滸矢志無前撫心慕古行爲世儀腹爲經笥振鐸幾輔士慶得師戴官白雲望隆平反一疏擊奸受禍良慘間關六載荷戈西涼聿心履霜聞者心傷真主在宥委蛇南北授之斧鉞皇綸有赫播酋爲亂舉國言兵公曰宥哉帝德好生一疾沉痾言歸故里忽爾騎箕弔者罷市吁嗟我公有德有言天不憖遺玉瘞重泉彼求多者中以蜀事公德無愧慶延後嗣郡昔名碩桓桓忠宣惟公嗣之後先並傳琢詞銘公式今詔往過者必式千秋愴悅

名家屏、字忠伯、其先大原人、徙鳳翔、還雲中、遷居山陰、七世祖顯、至臨邑令、公蓋五世、臨邑生黃坡、公朝用、朝用生石涇、公憲武、代有明德、皆贈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公未生、石涇公夢一緋衣抱玉童自碧霄下、而公自幼奇穎、十三為諸生、十九舉于鄉、二十三以文魁大廷會、穆皇更置二甲第二人、選讀中秘書、授編修、公夙以文鳴海宇、詞林首推公文、知者知公必為社稷臣也、乙酉同王太倉入政府、公盟心曰、吾業已蒙聖天子殊恩、而苟不以道事人主、聖主拔擢、誼謂何、遂孤立行一意、上召對煖閣、及扈從步禱、特為眷

注、會以景淑人憂歸、上懸缺以待、服闋晉禮部尚書、遣行人促還內閣、公屢辭、始還朝、是時朝講稀濶、郊廟不親、章疏闕壅、公至有疏、上特為御門延見、時儲位未建、都人士惶惑、庚寅元旦、上御便殿、召閣臣同、公謁、元子、公喜甚、面請、諭教、再請、冊立、不報、公意殊怏怏、乃疏自劾、言諸事甚具、而首言、建儲事係宗社大計、尤切摯、上慰留公、公起、同諸閣臣并宗伯請、上譙讓、至鐫禮臣秩、公從中調劑、上稍解、遣內使李浚慰公、大禮期必無激、明年乃可、公喜而廷宣之、以慰僉望、秘聞省部具疏如公指、上詰曰、此造

膝語。外臣何得聞。意殊不懌。然儲議自是定矣。會明年工部張有德以營辦請。上怒。事且中變。公復偕新安二公再請。時申公在告。已而同許。公皆去。諸言臣杖者。罪者纍纍。而國脊脊多事矣。公俯而嘆曰。孤舟蕩漾。波注中。誰尸其柄。伴食無能。回天惟一歿一去。以明志。歸而可見里中父老。歿而可見先人地下。遂卧閣一疏。再疏。纍疏乞罷免。上遣中使諭留不出。當廷試。讀卷亦辭免。上度不能強。始聽公歸。當公之亟亟求歸也。客有留者曰。公相臣也。朝而拂。夕而俞者。其常。奈何。同小臣悻悻去之。為是。公曰。吾為持祿畏罪計乎。遂歸。

公歸人或謂。上于公有所猜疑。而為公危。乃不數年。

元子出閣講學矣。又數年而大禮告成。公在田野間。舞蹈疏。賀。并及諸時事。上已思公。遣行人存公。

于家。官一子中書舍人矣。乃知公之言未始不行。公之功在國家者。一去之力也。鄒子曰。公之去也。不獨勇決。亦知幾其神矣。公之心。觀一士一民失所。引為已辜。故謝存問。疏諄諄言及遺佚。鑛稅事。有敵以下。所不能當者。同事為公削去。此豈真為。上有不欲聞。是不以堯舜之道事其君。而中有秘計也。能與之共事乎。公始終事。上一心。而。上報公以禮。君明臣良。主聖臣直。

它日史臣大書公事。主德相道。作萬曆盛事。於惟休哉。世又以不顯惟德為玉鉉第一義。此未深惟其旨也。玉鉉在上。剛柔節也。剛以柔節之。非謂一于柔。而陽剛之氣蕩滯無餘之謂也。上九天德也。公其以之。蓋稟元和。中氣而來。砥柱人間。四明謂公為朔氣。夫朔氣凜凜。亭亭上為列星。下為河嶽。近則蒲坂。遠則河津。三名相。鼎足而峙。光耀三晉。乃知相臣不在多。惟其人耳。憶予謁公時。時同寅諸公。旋見公。宣言曰。此不在同寅。列公等自取。同寅日攝予。予陳疏言閭巷事。公報言此。治安第一文字。嗟乎。世欲逐予。錮予。倘公而在。寧使因元標。

故。令泉石送盡諸仁賢哉。表公之墓有餘思矣。敬系之銘。以諗來祀。銘曰。

皇矣我主。至聖至神。撫茲九有。淪浹深仁。惟德動天。昇之碩輔。我儀圖之。惟仲山甫。旃厦橫經。非道不陳。上為注目。知為端人。超登三事。賢于夢卜。國相司馬。萬邦龍言。服公在揆。地義激于中國。本是先疇。瘵乃躬叩。閣力爭。奉身而退。不可則止。臣言則諄。前星日朗。天祚聖明。拜舞歡呼。公曰。予生上憶精忠。言留當宁。存公于家。煌煌天語。海宇冀公。再幸蒼生。天不憖遺。殲此老成。上聞痛悼。其盤舊學。特詔易名。諸典優渥。瞻彼岱恒。

峩峩其高公實肖之千載人豪嗟我懷矣曷其有止無
忝所學惟公之以琢我蕪詞以樹臣綱有君有臣昭示
無疆

趙文毅公神道碑

錢謙益

趙文毅公之卒也七年而克葬葬二十三年而褒卹贈
謚彝典始大備又八年為崇禎六年距公平三十有八
載而謙益始書其墓隧之碑謹按趙氏其先宋簡國良
顯公仲談之後其子中大夫士鵬守江陰軍遂家焉曾
祖諱實徙居常熟祖諱玘父諱承謙廣東布政司參議
嫡母蕭氏母張氏公諱用賢字汝師中隆慶五年進士
選翰林院庶吉士授簡討萬曆六年江陵張公當國父
喪有詔起復公抗疏請聽終制杖六十為編氓居家六
年以原官召用陞右春坊右贊善久之遷司經局洗馬

管國子監司業。又遷右春坊右庶子。十五年以詹事府少詹事管南京國子監祭酒。明年陞南京禮部右侍郎。十九年召爲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明年教習庶吉士。二十一年陞吏部左侍郎兼官如故。未幾移疾歸里。二十四年三月十五日卒于家。年六十有二。葬于羅墩之阡。公應庶常選。名在第四。穆宗皇帝拔置第一事。神宗皇帝爲史官長身聳肩。議論風發。突兀班行中。人望而識之。江陵之起復也。公與編脩吳中行、刑部郎艾穆、沈思孝、進士鄒元標後先拜杖闕下。削籍里居。江陵威權日盛。人咸謂禍至無日。公闔門誦讀。意

氣自如。公有女許御史吳之彥之子鎮之。彥懼及。坐鎮于其弟下。曰婢子也。用以辱公。公返幣告絕之。彥乃大喜。公亦不以屑意也。壬午江陵卒。朝政大變。上始召用公。當是時吳縣申公新安許公執政。江陵舊人未汰除者。猶布滿九列。見公等驟起田間。不能無內慙。且忌而公與吳公起家詞林。執政者惴惴然。懷應侯蔡澤之恐。會御史李植江東之故。以攻江陵擢用。不快於政府。連章侵之。新安大怒。遂攘臂攻江李。而其疏所謂意氣感激。偶成一二事。自負以不世之節。號召浮薄喜事之人。黨同伐異。誣上行私者。蓋專指公等也。江陵威震人

主奪情議起。舉國保留。若在。彗星出西南。長亘天。道路以目。公等出萬死。不顧一生。爲國家計。綱常何謂。偶成一二事。江陵之餘黨。蠅營狗苟。皆護惜之。如頭目而獨以朋黨坐。公等新安。於是乎。伎而慎矣。公抗章請罷。極言朋黨之說。漢宋小人。所以去君子而空人國者。慮開讒賊之端。遏仁賢之路。騁報復之私。淆是非之公。長諂諛之風。來壅蔽之漸。其詞甚辨而直。忌者無以難。益深恨公。太倉王公亦以懷江陵起。甫入朝。上八不平之疏。力攻江李。其意亦未嘗不在公等也。自時厥後。合喙併目。明與公等爲難。而公知必不見容。求去不得。遂引而

南矣。公之南也。執政畏偏。心倖其稍遠。及其久次於南也。海內望公。且夕枋用。爲之揆手扼腕。其語不絕于耳。則又患而苦之。吏部郎趙南星抗論時事。謂不當以留署棄公。朝堂爲之大闕。執政雖責譴給事郎署之。右公者終不得已。而召公。比太倉再相。有三王並封之命。公極論其不可。且曰。錫爵初至之日。慨然以冊立爲第一事。引而身任之。乃御札之密封。揭帖之獨進。閣臣禮部咸不與知。一旦諭從中出。道路籍籍。謂默有啓告。致成此舉。數千里應召而來。曾未浹月。踰旬而已。蒙不韙之疑。錫爵之心。亦豈能安於此哉。疏上。事得寢。而公旋進

貳冢宰與部郎顧憲成辨論人材以進賢退不肖爲已
任物望益附公公故所絕婚吳之彥者太倉人也遣其
子鎮飛章許公公以九列大臣受豎子告許事下所司
爲若兩造置對者亦旣足以辱公矣而猶未也知蜚語
之上聞也欲實其言則故以前夫不反嫁爲解惡部院
之堅持也欲撓其議則漫引委巷原被告爲辭中外訟
寃者章滿公車則一切報聞以困之大臣執法若李世
達李楨不少阿狗則縱羣小噪而逐之公去而公論未
已則貫之彥庇鄭材楊應宿而重譴高攀龍以喝而止
之以逐公一人之故而朝班一空國體爲之掃地噫嘻

亦太甚矣蓋嘗論之公之見逐在癸巳而其械成于癸
未甲申兩年之間不獨公生平用舍之局決於此而壬
午以後四十餘年之朝局亦懸於此何也江陵旣逝執
政之精神才術不用之以反舊政圖國恤而專用以枝
柱公等吳沈江李樹昫于前鄒趙顧高俠轂于後裁量執
政水火薄射而公爲之魁難乎其免矣始坐公以朋黨
旣逐公以婚姻並一機牙也故曰公生平用舍之局決
於此也執政旣疑公舉不信海內賢士大夫于是乎燈
傳鉢授爲留中永錮之法以壅遏清議消磨人才公沒
之後正人皆不見登用用亦不久而所謂鄒趙顧高者

遂與黨議相終始。故曰壬午以後四十餘年之朝局亦懸於此也。公爲人孝友誠信，公忠強直，未嘗一日忘君。父未嘗一念不在天下國家，雖嬉遊燕笑酒酣樂作，偶語及之，未嘗不側席而嘆，投箸而起也。拜杖之日，刲敗肉如掌，陳夫人腊而藏之，公意有所不可，嚼齒奮臂，輒從容奉饋。進曰：公且休矣，盍亦爲餘腊地乎？公爲之歛容嘆息，而終不能改也。東南財賦甲天下，賦歛日增，而科派無別，徵輸日急，而隱漏多端。公訪求悉其利弊，在官坊延進士袁黃商榷四十七晝夜，條陳十四事。上之執政，不說，以謂南人不當言南事。終寢閣不行。在南雍

修國學，舉遺賢，復勳舊，送監之制，斥豪右，侵占之地，郭文毅奉爲絜法。在南五年，亟請建儲，早教元子，及宥言官李沂，斥閹鯨，最爲剴切。令公得行其志，竟其學。君子必進，小人必退，國本必蚤定，生民必乂安，而神熹之際，國家必無鈎黨之禍。公之不用，蓋昔人所謂蒼生無福者，而豈一人之故哉？公強學好問，老而彌篤，午夜難書，夾案燃巨燭，窓戶洞然，每至達旦，其爲文章博達詳贍，尤長於奏議書牘，有文集若干卷。晚年撰三吳文獻志，國朝典章，因革錄，未就而卒。公初娶張氏，蚤卒，又娶湯氏，能爲五七言小詩，又娶陳氏子三人，琦美刑部郎

中余嘗表其墓。祖美，國子生，倜儻有父風。隆美，叙州知府，以廉辦聞。女七人，皆歸士族。孫男女若干人，曾孫男女若干人，琦美、隆美，皆以公沒補廕。先帝思公有功，國本又蔭祖美之子士履，爲中書舍人。諸孫皆競秀，有舉鄉書者。公之沒也，小人希當國旨，數尋聲吠。公子弟凜凜懼禍，以故卹典遂緩。墓碑亦久而未立。觀於公之身後，則公之剛腸直節，頗領於當世者，其又可思已矣。

銘曰

龍泉太阿，剗犀截龍。遇彼柔蔓，鈍其鏑鋒。暨暨江陵，蛟龍豹虎。禮變金革，權傾宰府。公奮巨手，刺其狂顛。陽劍一麾，有光屬天。江陵以後，盤互杓便。文自營載，鬼一車葛。藤蔓草孰，斧斯之冰。刃霜鏑將安所施。國家多故，黨論椽榻。天不祐助，人與奚孽。白日行天，大星隕庭。元氣渾顛，炯然上升。死爲閻羅司，彼姦疏金碧之神。尅期來告，讒邪螟特。職競詐羅，治鬼斯克。治人則那。虞山熊熊，江流如帶。朝躋夕潮，公赫斯在。徵于史策，質諸鬼神。凡百君子，既此刻文。

開通葉公神道碑

姚希孟

愍皇帝之四年。御史中丞楊忠烈。率廷臣排擊逆閹。勝
負未分。微聞閣與妖姆表裏為奸。有龍齏燕啄之事。忠
烈公首發之。未著也。

先帝富於春秋。罕思後圖。希孟以是秋入都。道經錫山。
聞適葉公相顧舟中。搃腕時事。擅余而別曰。公行矣。好
語諸公。宜思其大者。請信即出閣講學。此今日本計
也。希孟謹識之。至乙丑丙寅間。閹禍大煽。國統幾搖。荷
祖宗之靈。公而下。公而下。公而下。公而下。公而下。公而下。
今天子繼承大寶。掃除熏腐。海內手額中興。而公一言。

爲之。曩矢始知老成憂國片言扼要若此。一時搜召遺
佚。宜首及公。而公不待殞矣。公諱茂才。字叅之。別號玄
室。晚更號閒適。骨法清削。昂然鶴立。受餼學官。卽以文
行爲諸生師。戊子舉于鄉。己丑舉禮闈。以二甲得刑部
主事。念母蚤逝。封公越千里。扶持爲難。告改南工部。大
司空稔公素節。第欲覩其才。令攝六篆。事並治。權蕪關
稅。清風颯然。左右跽請曰。以某項備某費例也。公叱曰。
毋言。若輩卽有金剛臺。豈能昇我去。關念里有雙港。每
譏防逋稅。公弛之。國課旣登。端坐聽款。乃聲飛渡矣。疏
以羨金餉邊。且曰。往苦旱。行旅罕通。通而羨。非臣願也。

請勿爲額。上賜金旌之。壬辰改吏部郎。請急歸里。丁
外艱。戊戌守故官。亡何復請告。己亥。召爲禮部郎。辛
丑遷尚寶丞。丙午晉少卿。戊申遷南大理丞。公以姘修
冠。一時游登卿寺。而臥病居其半。壬子陟南京太僕少
卿。時朝論訛淆。有斥言事諸臣爲護奸者。公抗章爭之。
曰。當日毒害楚宗。妖書煽禍。揭留私人。壞。祖宗二百
餘年計典。諸不法事。皆無影響乎。捏造浮詞乎。發奸摘
伏。忠言讜論。表表在人耳目者。欲坐以奸人捏造之罪。
將使大臣不以伊周爲法。臺省不以唐介爲師。決裂清
議。貽國家無窮之禍。疏入不報。其黨更攢集攻公。公怡

然應之。有曰：臣慙直無黨，何分彼此？孤立寡援，何心求勝？內省不疚，何慮夾攻？雞肋一官，何難勇退？復胎書當事曰：今已決意入山，無煩再計。然公論明則治，不明則亂。明於上則治，明於下而不明於上則亂。此理亂大機也。時臺中有欲禁旁囂者，則有旁囂止囂說。年例考選，不愜輿情，則有上鄭太宰書。公與顧端文兄弟、劉光祿元珍、安吏部希范同邑，與錢御史一本同郡，與高忠憲及薛光州敷教同籍。謹公甫入仕版，卽侃侃發抒直聲，震朝野。公務敦修，密行而已。至是展戰不休，理逾伸，氣亦逾鼓。迺信仁之必勇也，而公竟以此歸矣。歸而眷懷

君父，每托之聲詩。感經筵久虛，則曰：還宣侍講王昭素，執易螭頭取象拈，嫉言事者動以門戶錮人，則曰：三黨存亡宗社計，片言曲直咎休言，寓情婉惻，令人不忍讀。熹廟改元，起太僕少卿。癸亥遷太常，皆不赴。甲子擢南京工部右侍郎，履任三月，見時事日異，先幾引去。雖覃封指日，弗戀也。後高忠憲被逮，引大臣之義赴水死。緹騎與長令行逮其子公匍匐詣當事力免之，而跋其遺表曰：屈平之節，先生所優也；先生之學，非屈平之所望也。於戲！此與正叔之稱伯淳，何異哉！公後忠憲五年終牖下。睹

新主握符。羣奸伏法。而識者恨忠憲齋志沉淵。不及藉公抒吐未竟也。公於世泊無所嗜。官臻九列。通籍四十年。儻若寒畯。廳事丈有咫。四壁歸存。閣閣老屋也。敗髹。凡一二設座待客。皆數十年物。而庭宇頗修潔。不以儉陋廢灑埽。堂設綽楔榜四字。曰三世無訟。以此占世德焉。希孟之識公也。在庚戌春。偶過錫山。謁高忠憲。聞有事於東林。偕馬太史世奇兄弟往觀焉。羣公皆盛服。公衣一緋衣舊矣。猶修潔不甚了鳥。解盛服。服綠布袍。樸而整。襜袂楚楚。迺知公之布素者。行乎窶。不得不約。終不以弊惡自標其貧也。踐其素。率乎自然。真至行也。夫

希孟目所擊。耳所聆。而心儀公者。以此。乃華職方允誠之狀。公言其仰成父志。去官而家。去城而鄉。短轅曲笠。以奉杖屨。不敢以冠紳羈縲老人。拊弟倍極鞠哀。與人交敬之如一。而相期歲寒者。許孝廉馬學博。而外無聞焉。與顧端文高忠憲兩先生。皆爲鄉邦典刑。雖干喁無間。而晰理論事。不厭相持。終不作一違心語。其它礪金琢玉。不自寬假。亦不敢假人。幽憤未雪。或孤芳弗耀者。必與當路暢言之。以裨勸懲。則有見聞錄。以彰彤管。則有八貞女傳。以定國是。則有三案記。以揚祖德。則有手輯家乘。及口授尤伯聲所爲世德傳。非關於名節忠孝。

者公弗言言則皆植綱範世語也。感東林興廢。有乾坤不毀。只吾心之句。題小像。懼鬚眉徒具。至道罔聞。因作箴自警。營生壙。祔封翁左傍。作詩曰。父兮母兮。同一堡。猶然赤子。依懷抱。閒來收拾行囊好。遲速修短。憑穹昊。可謂手足待啓。歿壽不貳者矣。職方篤行君子。當不以夸詞飾媵。若夫手不削謁請之牘。庭不陳筐篚之遺。夫人而能言之。無待抽揚也。夫君子之在衰世也。矜奇者涉亢厲。或危身以建標。閔恤者念淪胥。每褰裳以濟溺。揚庭之不足。輒野哭而呼號。隻手之無功。需助余于邛友。人既挽強而貫的。我亦固壘而閑邪。遂以于野麗澤

之壇。滋繁興謠詠之口。有如公者。當機輒發。固不屑墨墨容身。葆德章含。亦非以磽磽致缺。躬行無愧。能以靜持之苦節。可貞能以恬養之。可謂有德有言。能潛能見矣。若夫抱萬年之長慮。經百折之深心。非靜篤不能觀。非斐忠不能發。未必執塗而告。故莫爲之表章。提耳猶昨。忍其泯沒不傳也。年七十有二。公竟弗子。以族弟之子繼斌。弟之子光輔並立。公歿而光輔請于朝。得祭葬如例。光輔等以癸酉之冬葬公。而虛麗牲之石。屬辭于希孟。希孟爲躡其大者而系以銘。銘曰。錫之山。山何畏。錫之泉。泉何旨。挺高賢。如貫趾。名斗懸。

採風靡光熊熊燭千里流俗賊盛衰倚如葉公誰堪訾
登壇墀謝牛耳彷彿曾省入孔矩言有畔行有址式遠近
同畏壘懷悄憂心如瘳每括囊占道否一鳴驚摧衆喙
遂卷懷戢苞羽語而默行與止相厥宜絕成軌道轉尊
禍用弭以考終獲福祉論瑋識洞窾祭百在位誰及此
告九廟宜鑒許聞者誰余小子宜大書垂國史鏡貞
珉播遐邇有下車戒蒿里永儀圖昭臣紀千萬年翼
聖主

馮恭定公神道碑

姚希孟

長安爲風氣所滙大河縈繞太華矗峙原隰沃演扶輿
萃靈。迢迢有杰人鉅公起而應之。如漢之第五伯魚。楊
伯起。唐之韓宜陽。宋之呂正獻公。皆其選也。關中往喆
史不勝書。獨臚舉四君子者。第五倫作司空。韓休作相。
罷爲工部尚書。呂晦叔平章軍國事。亦以司空拜。千百
年後有官闕同者。馮先生也。伯魚在朝。忠不隱諱。直不
避害。韓休直方。不務進趨。尤爲時主畏憚。晦叔自少講
學。以治心養性爲本。其勳業得之問學。居多。而鸛雀鱸
魚。銜集講堂。諸儒有關西孔子之稱者。惟楊伯起。千百

年後。進而竭忠。退而窮理。同合四君子而會為一人者。馮先生也。馮先生者。大司空少墟也。王文成嘗作人心有仲尼之詩。鄉塾傳誦。擬于鞞鐸。俊兒郎厭其腐。弗習也。先生之父。手書以授。而先生有當也。居兩喪。哀毀如禮。以論學為德。清許公孚遠所器重。連掇兩闈。觀禮部政。入朝者多。飯中貴家。先生獨攜茶餅往。所到必以理學書一二冊自隨。選庶常。以端靜寡營得之。然不規詞章。嘗以文人何如聖人。廣勗同志。除山西道御史。視中城中。貴以半刺通者。卻必峻。若輩聳息。都中饑。官為設糜。無捄道。殣時自取。啜之。迺克有濟。壬辰大計。以

先生司偵邏。包匭肅清。生平與相知。贈答書卷而已。人目為秀才。御史司城者。結首揆紀綱。為厲疏斥之。省中胡汝寧。權門客也。屢彈不去。以先生一疏逐。神廟中。年朝講。浸廢。或飲酣斃。左右給使齋心草疏。有困麩。葉而驩飲。長夜娛窈窕。而宴眠。終日等語。神宗怒。欲賜杖闕下。會長秋節。輔臣救免。遂請告歸。三年還。故官督長蘆鹺政。每按部。德教為先進。諸生而教之。遴其鄉之堪表率者。而崇獎之。至吏而餓虎。賈而碩鼠。無遁法焉。有倚相君子求庇。竟從白簡。坐是與要人左。遂以宅言官株累削籍。林居二十六年。光廟改元。累用符卿。同

卿廷尉召，因兄喪未行。熹廟初，與鄒忠介先後出山。適有遼左之警，羣心惶惶，爭遣其孥，先生獨盡室以從。示不返，顧亡何，廣寧失守，經撫攜手入關。先生謂不逮治，何以勗守關將吏，率同官具疏朝論，黜之。後以中丞佐西臺，而忠介爲御史大夫，善類倚兩先生爲重。兩先生方尋山中講學之盟，以興起忠愛，其衛世良苦。又因廷議進藥事，謂可灼以至尊嘗試，而許其引疾去。當國何心，至挺擊之獄，輿發奸諸臣爲難者，必奸也。議甚正，羣小聞之，齒擊矣。於是刺講學者踵接，而先生與忠介後先乞身去。又二年起總留臺，未赴，卽家拜工部尚

書。是時逆璫猶以人望羈先生，乃正氣怒張，璫亦磨牙向人，因疏辭，予致仕。次年褫其官，有同鄉踞均衡者，選一狂獠撫關中，日夜窘辱先生爲事，已而登見其清，不忍加遺，惟毀書院，曳先師像，擲城隅，以洩其憤。先生痛如切膚，吁嗟病榻，晝夜跌坐，二百日夜不就寢，竟以此長逝矣。希孟諸生時從奉常姜公士昌，御史大夫高公攀龍遊，而知先生。比辛酉壬戌間，相逢京邸，甚驩，每爲余娓娓談林居事，方其以御史奪職歸，棹扉塊處九年，不出門，六年不踰戶，燕寢三楹，竟日危坐。夫人司啓鑪，親朋罕以刺通，有問學者，一穉子肅而入，坐久，碾來牟。

剪葵韭為供。輜軒客及內外臺使者至。沽斗酒烹一伏雌。油油而退。去後杳不相聞。若公庭及單車應召。即號同志。無掌大赫蹏相貽也。始病怔忡。以靜存調之。靜極而通。深造逢源。得之病中居多。有侍先生數十年。未嘗見有擇言擇行。流露從橫。居然性體。擬之大儒。宋以上勿論。其在昭代。則河東餘干之間乎。憶辛酉冬中州某公一日集十餘客。先生與希孟俱預焉。頗商及學問事。酒三行。鄒先生振音歌人心仲尼之詩。以侑之。余固疑其為講社也。浹旬而馮先生折簡相招。集城西道院。至者幾三十人。多一時名卿。先生拈若合符節語。窮其

合一何在。間有一二送難者。迄無了義。余歸從枕上釋。復念世人側目羣賢久矣。輦轂下復闢講壇。謠詠之囿也。甫明而鄒先生叩門來。謂此會子毋往。余躍然曰。余固欲止。兩先生。鄒先生曰。馮子以學為行其道者也。毀譽禍福。老夫願共之。又數日而先生來。余諷曰。國家多事。士大夫宜講求者非一端。講學宜少需乎。先生曰。正以國家多事。士大夫不知死。綏抱頭鼠竄者踵相接。宜喚起親上死長之心。講學何可置也。余嘿然不敢對。壬戌八月。余乞假還。先生召余。暨魏給諫大中盤桓抵暮而別。別後人言蜂起。先生歸秦。又二年。璫禍作。余從

鋒林劍樹中。留此身以事。聖明。然骨脆力蹇。迄未窺學問之藩。而先生不作矣。髣髴生平。豈獨詰人之痛。茲其子嘉年以麗牲之石見委。櫟括其梗槩而繫之銘。先生諱從吾。字仲好。學者稱為少墟先生。世為長安人。官爵存歿卒葬婚嫁。詳誌狀中。銘曰。

終南惇物。榮以渭水。山高土深。民風茂美。挺生巨人。秉中蹈軌。輔世覺民。視聖而履。揚庭呼號。豈曰諡訛。生平所學。以獻天子。遇則霖施。違則霞舉。往復平陂。卜公出處。一榻經年。兀坐不起。竹徑雲封。荆扉雪壘。雍頌儒生。摠衣納屨。春滿河汾。風清濂沚。以翼天常。以維人紀。詎曰聚壇。號召徒侶。含珠布襦。狺狺未已。維蠅有矢。維蠶有尾。糾聯貂豎。毒流海宇。牖下考終。得死所矣。道山為岡。理窟為房。鬱鬱蒼蒼。馮公之藏。

鳳山徐公墓碑

鄒元標

元標丁丑赴戍。道楚將至。攸有小吏持刺示予。啓眎之。則攸令鳳山徐公白事曰：不佞備員楚濱，聞子投荒，恨無從一拜下風。今儼然臨岩邑，是天以先生惠不佞也。願縮白駒，少寬旅懷。先生寧謂得罪楚相，我難去一楚令哉。先祖聘君某，疏逆瑾戍。先兄學詩，疏分宜罷。夫不佞家世習戇，不習為佞。希明得一當公家用，寧敢負先世而殞臣節乎。卽因先生挂冠東歸，政賜我不淺。書媿媿甚壯。予至，則公侯我于江之滸，固要予入。予固辭，公始布席江濱。祖予是日丞尉及學博咸集，道旁咨嗟觀。

者幾千餘人。爭訝曰：令重客爾爾，而旁有桺榆者曰：令薄楚耶？暮而解俸爲別。予心德公未足奇也。之衡山，令吐舌曰：狂生狂生，預戒閩人以它出辭。至長沙，太守醉麾監柙官，郵符不省，謂流人安得乘傳。不知郵符例非私也。至常德，守及巡道偶遭郵亭，怒予不宜以士禮見。在貴六年，視爲奇貨者，開目如是。計自入楚以來，僅得一徐公，吁奇哉。癸未，蒙特恩賜環，再取道過攸，而公以陞安慶，倅憂歸，覩橋修道路，治倉廩，實士風，馴諸耄倪，稱說徐公功德，不置口。其最鉅利于民者，不三月履畝告成事。復安成，夙逋，擒兩省巨盜，一邑大治。昔旁觀者

復咨嗟曰：公在今日，善更何似？予撫念今昔，徘徊不忍去云。入都，從浙人問公起居，有告予公方以寧國倅入賀至，正欲謁公，而公跨蹇驢至矣。相見執手，各泣數行。下公在寧國，直指挾公左右，雪寃理枉，無算。又越二年，予入吏部，公子壻恭介公方謝選事，晉館卿，予詰閩恭介曰：夫上察吏治甚急，若徐公吾目擊其行事，置之古良吏傳中，當無讓。吾輩居是官，使良令不顯，非吾黨之責歟？恭介公曰：是吾舅也。吾習其家行，孝友純摯，子習其官政，吾舅不在官矣。乃次日同僚有告予者曰：徐公昔陞安慶，冢卿署其官，評左曰：斯官也，而有斯轉，則良

吏何勸焉。予取而觀之。墨蹟爛然。蓋是時江陵用事。選部皆其私人。而宦楚者不之顯。臣之門。則終其任不顯。公之得倅。有繇然矣。繇寧國轉蘄州守。丞蘇州。再補興化。而以署篆。校士過勞。卒。公在蘄。荒疫頻仍。賴公完活。予時病告。聞劉汝國亂。蘄黃間。致書爲公憂。公曰。此豎子析馬箠走耳。蘄卒以公秘計寧。蘇州處亂民。興化治亂兵。皆持大體。有大略。蓋公困公車久。熟悉民間弊孔。而又真誠惻怛。與民相灌輸。有利于民。無當于名也。公爲之。苟信乎下。不獲乎上也。則爲之。肩巨理艱。神間氣定。如名醫調劑。所至立效。如老將馭兵。多多益辦。跡時

刻覈東濕。以博名高者。公蓋不屑矣。公之學。具論俗膚言中。喻人者。卽所以藏身者。鏗于閩楚。閩楚人稟之。爲功令。論人先大體。一日與予論一賢者。時方負偉望。公獨不然。謂其急名而薄天倫。其人卒敗。又常譚及國家邊防河道鹽法兵甲諸事。公不務奇而務當。皆有成畫。使公得竟其用。功業可勝道哉。又一日恭介與予論心甚淡。曰。世知子今日。予知子心廿年前。蓋子非落名相中人。而世以名相中求之。奈何能貌子。予啓公曰。先生何自知之。曰。以予舅故。予大驚曰。公不徒禮我。生我父母。知我鮑子。徐公以萍水相遭之人。旣勞予窘急。又貌

予心。公不負予。予負公。聞公謝世，適有母妻之喪，稍定，
為位哭公，敬致書公子及公猶子大行君如翰，取公行
實次公行事，勒之墓道，俾知徐公大致，可匹休古人。元
標受深知，不能報公，真不愧哉。君名希明，字允淳，別號
鳳山，領甲子鄉薦，大父文彪，即聘君父子麟，朝成訓導，
封奉政大夫。子五孫七，皆名諸生。曾孫七人，嫁娶皆名
宗女。一適恭介陳公，所著有宦遊吹埴等集，藏于家。銘
曰、

吁嗟徐公，其心慈仁，恩覃澤布，所至陽春。聞公宦轍，吳
楚七閩，不愛其官，心惟媚民。官雖少誦，而道則伸。洪崖
之麓，鬱鬱嶙峋，有氣如虹，麟趾振振。公恩未報，予心則
真懷德慕義，敬勒貞珉，停車吊古，千載猶新。

啓新錢公墓表

姚希孟

錢公之歿也。有寄窩逋客自誌。業已納壙中。吉水鄒先生復系之銘矣。是時顯皇帝在位。諸逐臣槩不錄。留爲聖子神孫紹庭首事。公遂以舊御史終。天啓二年。用鄒先生及諸公言。凡以國本譴逐者。存則不次擢用。歿者優數階。於是先生得晉太僕寺少卿。予祭一壇。先生之子春。亦嘗以御史昌言抵權貴。出叅外藩。近得召用。亦太僕寺少卿。旌忠褒直。哀死榮生。一門兩世。載錫之光。而前後官闕。巧相符。又一奇也。太僕公念主恩重。不可不揭之。以賁隧道。屬我史臣書其事。夫公之可

書者無如國本一疏。謂自古人君未有以天下之本為戲。如綸如綍。乃展轉靡定如此者。一人言及。即曰此激擾也。改遲一年。屆期而又有二人言及。又曰此激擾也。復遲二三年。必使天下無一人敢言。庶得委曲遷延。以全其昵愛之私。語揣摩多中。且齒及椒掖。上嗾之姑寢弗報。踰四月。杖孟給事養浩。以公疏與給事疏同指。并褫公官為編氓。則公去國之繇也。若其遇事憤激。侃侃發抒。惡持斧之使。包匭恣入。谿壑罔饜。亡以風厲下僚。而反教之貪負。陛下任使。則有糾舉江西按臣祝大舟疏。惡秉國成者。實有總攬之權。往往駕明旨以

箝衆口。使嘉言路塞。直臣道消。科名私及子弟。餽謁遍滿長安。則有敬陳論相大義一疏。念邊陲孔棘。動需干城。而使過之典。明王所不廢。則有請釋李材疏。河西敗衄。樞管之臣。茫無成算。而徒與言官爭是非。則有參兵部侍郎許守謙疏。墨令狼籍載道。司府大吏。容隱為奸。則有訪問貪官疏。至崇祀一疏。所推擇為文毅文恭兩羅公。布衣陳真晟。學正曹端。尊獎名儒。紹明理學。公所托寄在是矣。自蒙譴歸。葺毘陵先賢祠。即其旁構經正堂。與遠近賢士大夫。考德問業其中。是時椒蘭臭味。過從靡間者。在同邑則今大宗伯孫公。贈尚寶丞薛公。在

錫山則贈太常少卿。贈尚寶丞兩顧公。今少司寇高公。前光祿少卿劉公。贈光祿少卿安公。在金沙則贈光祿少卿于公。在雲陽則贈太常少卿姜公。講席雲蒸。擬于河汾。鷺湖之盛。而公與顧奉常實為尸盟。奉常之學大。公獨高。奉常救世之衷苦。公持世嚴。定陵末年。謠詠競起。羣鋒衆鏃。攢集于東林。公出而與諸君子萃。處于講堂之上。辭氣蘄如也。於行藏誹譽之關。廓如也。讀書研理愈邃。而著述亦愈積。黽鼃類也。取其黽勉亡息之義。則有黽記。尋洙泗之脉。以淪其流。而堤其泛潰。則有源滙編。睠顧宗國。觸華毒心。竊取考亭之法。備神廟。

一朝信史。則有邸抄。其於易。自田何而下。亡所不披晰。而澄心冥契。所得於靜悟為多。則有像象管見。有象抄。有範衍。圖書象數。變通之妙。秦漢以來鮮知者。邵堯夫聰明蓋世。然得李之才秘授。而後能窮其奧。如公無師之智。不傳之習。究其所得。略與堯夫等。其寄窩逋客自誌。亦髣髴安樂窩遺韻焉。堯夫之將歿也。先語君實。吾欲觀化一巡。又題一詩。有客問年幾何。六十有七歲之句。公先期管窺窅。刻期八月竣事。又以掘地得錢。兆在庚戌。遂賦詩曰。庚戌年遙月易逢。今年九月便相衝。又曰。月朔初逢庚戌令。央行應不再次且。至月圓後。成行。

亦預曉。臧獲無爽。昔人謂邵子觀天地運化。陰陽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頽然其順。浩然其歸。繼之者其公乎。然邵子生平不立朝。惟以巢由外臣爲康濟自身之計。視公則異地矣。公通籍神宗之世。始而妬。繼而蹇。程伯淳朱仲晦之遘遇。公互有之。伯淳爲監察御史裏行。惟積誠感悟。不欲撫拾短長。其所值爲王介甫。猶可以道理規諷。然未嘗不面折之。仲晦在外。則鞠治大吏。在內。則力詆時相。夫豈得已。公所遇固非韓平原而唐仲友王淮之徒不乏也。卽伯淳處此。能養其鋒稜不試哉。自公歸田後。朝事屢變。而黨人之禁愈烈。稍以儒

名者。無所容其身。其禍擬於南宋。惟公能以天山之遜。自免。而同志諸君受齟齬者。十八九矣。英明嗣服。萬類維新。跼伏者進。竄謫者庸。幸國脉釀厚。同心僇力。可望太平。猶異於宋之嘉定。使公在。當筮得利見之。爰爲羣龍先路。而今已矣。公嘗言天下事一人爲不若衆人爲。夫與公共爲天下事者。孰如公之子。今太僕公行出而大用于世。公之靈尚式憑哉。公生平好獎與後進。余以壬子冬侍公于經正堂。負牆終日。受誨孔多。卽不敢言堯夫之於歐陽棐。然其不見棄於有道久矣。故標其大節。垂於麗牲之石。使世之君子過而式焉。公諱一本。

焉者其為何如人乎。則亦今日之文毅也。嗚呼已矣。宗周稚魯愧無能為役如白沙而辱知頗深後死之責非余而誰請撫其平生大者表之墓曰長孺先生丁氏諱元薦別號慎所湖州長興人生而忼慨負奇氣遇事直前無所回互然一本之忠孝惻怛少有異姿弱冠錄諸生高等廩於庠即從顧涇陽先生授尚書已探奇馮具區司成遂擅經生業名家北遊太學舉萬曆乙酉京闈連丙戌進士予告丁外艱家居八年以癸巳謁選授中書舍人甫匝月上封事萬言極陳時弊可寒心者三可浩歎者七坐視而不可救藥者二皆關天下大計時

貞皇帝儲位未定有王王並封之議先生封事中多責備婁江婁江惡之尋請使事去還朝丁內艱己亥京察以浮躁落級先生不赴調者久之積十二年庚戌起廣東臬司經歷尋召為禮部主客司主事又踰年以辛亥三月之官時京察甫竣太宰孫富平為反噬者所誣其黨和之舉朝鼎沸度無能解之者先生乃起而抗疏臚諸奸罪狀并發其邪謀害正凡數千言識者以為經世之文其黨轉攻先生攢矢如雨先生再疏以爭條具剖真心覈名實重大體平物情端學咏五者三疏再披微誠以存公道皆反復君子小人消長治亂之際而攻先

生益急。神廟並留中不報。先生乃謝病去。在。主。客。三。月。所。主。四。夷。入。貢。者。皆。感。悅。既。去。有。泣。下。者。其。後。富。平。諸。正。人。相。繼。去。國。時。事。日。非。詆。東。林。曰。門。戶。籍。朝。士。賢。者。入。之。人。人。以。講。學。爲。諱。至。以。六。經。亂。天。下。語。入。省。闈。策。問。先。生。家。居。不。勝。忿。乙。卯。復。馳。疏。闕。下。爭。國。是。及。亂。政。之。叛。高。皇。邪。說。之。叛。孔。子。者。語。多。激。壯。亦。不。報。丁。巳。京。察。遂。以。不。謹。削。籍。是。役。也。一。網。道。學。清。流。盡。矣。因。刻。程。朱。道。命。錄。以。見。志。天。啓。改。元。暫。起。廢。籍。諸。臣。至。先。生。獨。以。察。典。格。士。論。不。平。久。之。臺。省。交。訟。起。刑。部。簡。較。尋。晉。尚。寶。丞。少。卿。而。先。生。已。病。會。小。人。復。起。用。事。挾。中。

奄大劊門戶。先生病中輒扼腕。詔削先生新官。諸正人坐門戶者多益死。詔獄獨先生先期獲免。自此禍且移宗社賴。

今上聖明。建極反之正。而先生之言往往奇中。夫於是知先生昔之矢口而爭其爲世道慮至深遠也。先是先生起主客福清當國。且待以少卿。先生不應。丁巳之錮。或謂稍通款。要人可免者。先生曰。此膝一屈。可復伸乎。及熹廟初。沈烏程以大拜趨朝。慕先生甚。邀西湖邂逅。謝不往。再邀前會江都。先生笑曰。豈有白首曹郎。艤小舠於相公舟側者乎。沈悒悒去。謂人曰。丁儀部強。

項未易用也。魏孔時給諫還朝。過高梁谿。先生先在焉。因請先生一交。給諫先生曰。吾老矣。不能涉嫌。要津便飛棹而返。後孔時奪官歸。方通尺素。定交先生。雖雅志世道。而風義介然。恥爲人所援。故晚年同志諸君子無不起彈冠者。惟先生一席。終於林臯。余嘗以爲空谷音不虛也。先生自謫秘書歸。卽小築北山之華瀨溪。時集同志讀書談道。有終焉之意。間往來梁谿。商訂學術。是非多屈其座客。先生處之陶然樂也。而乃心實惓惓。君父晚年及神光熹授受之際。每語及。輒嗚咽流涕。幾欲借劔而無從。齋志以沒。識者恨之。初先生考少叅公慮。

先生以骯髒取禍。輒加裁抑。先生不屑也。而曰寧璧碎無寧瓦全。公聽之。臨終執先生手曰。勉之。無忘前言。其家庭相砥礪如此。尤嗜義若渴。如爲鄉紳陳潛齋立後。而剔螟蛉之篡。繼贖名臣蔣侍郎賜坐於豪有力之手。而復其蒸嘗。援劉清惠公曾孫女于羣乞中。且擇儒生而嫁之。斂明經臧大咸于長安旅邸中。皆其較著云。吳俗善逋賦。以鄉紳家悉免徭。而富民復事詭寄。獨累貧丁。賣妻鬻子女。以供追呼。有斃命筆楚者。時朱文寧以司成家居。倡均徭之議。大爲梓里譁。謀之先生。先生曰。是殆難以口舌爭也。因先自計田占役。與編戶等譁者。

口塞吳中。役法自此少變。其後苕溪有葉朗生之釁。其餘黨尚蠢伏也。而長興瀕太湖爲盜藪。先生慮之。則謀之石。令有恒。使預爲備。令賢者於先生素引肺腑。因薦材官顧思義。并其家丁三十餘人。宿衛左右。歲甲子元旦。賊吳野樵等二十八人。斬關入縣署。劫令君庫獄。不屈死之。并殺徐主簿。事聞。家人皇迫請避。先生起。叱曰。義不共國。無可避也。且吾一舉足。如全城何。立召思義等。設殊賞。殺賊。先生自少勵廉節。所居郡邑。謝一切造請。以是爲諸大吏所嚴重。有投以暮夜金者。峻拒之。或廉其枉而解之。亦不令人知也。李尚書三才撫淮。徐侍

御縉芳視。離江北。並東林客也。交遊中。乘便射利。居間。或至千金。先生獨無一染。指嘗吟臨川詩。以自況。曰。欲識金銀氣。多從黃白遊。一生癡絕處。無夢到徽州。其後二公敗。向之居間者。皆謝去。惟先生交情如故。居恒好接引後學。每爲學者談古忠孝奇節。至擊節掀髯。聽者忘倦。遇有志操者。多方鼓舞之。趨其向往。時而命酒論文。識鑒精絕。一經賞拔。無不脫穎去。或去而敗簡。輒大榜其門。絕之。不以貴介寬。至若聲氣之所感召。且遍天下也。先生通籍四十年。前後服官。不滿一載。其廢與起。必關世道。污隆昌言勁氣。一時諸君子爭視爲前矛。而

小人嫉讎之特甚。其論婁江也。於先生爲舉主。則以爲
叛師。辛亥之疏。摘及其同鄉友人。又以爲賣友。身旣廢
矣。復起而論天下事。則以爲懟君。三者皆不能無疑於
天下。而先生斷斷有以自信。實本之所學如是。朋友與
君臣孰重。順逆不兩存。自古記之。使先生而懟。則賈太
傅屈正平。二君子非取黨論初起。玄黃未判。彼邪正之
介。僅針芒。而先生抉之最早。駕清君子一脉於百口謔
詠之日。使世道終賴以不墜。則學焉而見道之真可知。
其必爲君子。又何疑焉。卒年六十六。所著有西山日記。
及奏疏雜稿若干卷。藏於家。

友人劉宗周曰。初余於許師莊簡公座中。見先生抵掌
談天下事。神采迸露。輒驚起退而歎服。非當世士。遂相
與定交。然間與師語及先生之爲人。必曰。意氣意氣。先
生得之懼然。晚年目青。好靜坐。惜乎未竟其學也。夫子
不得中行而思其次。必也。狂簡狂簡。亦何病於世。五

尚寶司少卿雪松潘公墓表

鄒元標

予歸山十年。髮白且老。懷友一念。窮且益堅。屈指生平。交道不少。一見令人。捐形剖心。情曠神怡。則吾友去華。潘公其人哉。潘公與予定交。在癸未秋。予初入朝。公且捧檄為溫州李去。為予留而聯榻者數日。既公為侍御。以言事播遷。道文江相對。又數日。庚寅。予調南比部。公亦量移至。相眎期年。莫逆于心。公徙尚寶。久不調。聞公杜門述易。予欲請潘氏易玩。而老焉。公迺以病卒。予時時思公。不勝心折。而公子鯤衡至。以墓表請。予曷敢辭。按狀。公諱士藻。字去華。學者尊為雪松先生。世為婺源。

桃溪人代有名卿公父濤以公貴贈尚寶司少卿十八
 補邑諸生隆慶庚午登鄉試萬曆癸未成進士授溫州
 推官近時理官為上官耳目一切逞氣燄陰險刻忌諸
 同僚及各屬咸謬為恭敬而心實憚之公盡捐其觚稜
 自僚長以下推心置腹事無大小不為踔絕駭異惟期
 于平所上溫州政議為地方久遠計甚悉諸小吏有才
 諳者汲引之盡力而不逮者覆愆蓋瑕以需後圖聽讞
 有盤倫常者痛懲之不少假餘即犯重辟悉心求生比
 是時守衛公承芳為名二千石而諸郡丞以下政益有
 名咸公同心之力兩臺及觀察使賢者習公學行不敢

名公為屬不肖者即忌公亦不計曰吾道如是丁亥召
 公為福建道御史不三月以上脩省疏左遷粵照磨公
 為言官海宇期公與公自期待道政長遠亦不以能言
 為事疏溫厚煦至無大痛哭流涕語公不能久立朝端
 此其故難言矣公初試銓曹諫臣論云克已而後能格
 心正身而後能糾邪鈐臣讀公論者動色相賀及公得
 貶人人以公為能踐斯語公既遷惟玄惟默力前二語
 以自簡戢未嘗少露怨誹態越四年召還積官至尚寶
 少卿自庚寅冬予調南外凡會經建白落職者陞擢輒
 不得旨獨公徙吏部徙符丞徙少卿輒得旨吾黨咸相

慶曰公爲碩果衆陽之階也。而一陽復剝落天其謂何。公生平居家立朝所至以學爲事。常樞趨先生羅南城。耿黃安李溫陵門。最後爲文潔鄧公深知。卽方外有一長足當心者。公必叩首頂禮。曰師曰師不敢忘。計偕與焦翰撰祝給諫爲縮帶交。聞友有善足稱者。必與定交。交以身下之。惟恐失賢者心。世學者顛顛守一先生言。公遇畸人得異傳。常自信質諸鬼神無疑。一段秘功。謂天人。不隔纖毫。信者自取。具載易述中。德無常師。善無常主。惟公有之。公立朝。惟埋光鏟采。調護善類爲事。海宇善類。人人倚公。若嬰兒依戀慈母。以公慈衷厚德。其疑承宜無可量。年僅望七。官僅五品。士林聞公訃者。相向短氣。若名嶽之摧巨峯。而百鳥之失靈鳳也。悲哉。然公孝慈忠實。儀于鄉邦。鴻譔佳謨。照映今古。天畀公寄斯文之傳者。蓋在此不在彼。予不復以世語悲公矣。敬撫公大槩彰之墓道。

南吏部考功郎王季木墓表

錢謙益

昔有宋慶曆之時，國家休明，老成登用，而雄駿彊直之士，如石守道、尹師魯、蘇子美之徒，比肩而出，方其信眉搯腕，橫鶩而離立，蓋所謂千人而亦見，百年而一遇者也。然其不幸而為世所指名，奸邪小人相與出力擠之，惟恐其不困，而天之於斯人也，恒使之齟齬連蹇，邑邑不得志以死。天之意，殆勇於阨君子，而巧於助小人也。嗚呼！吾友季木，抑亦其流也。與季木姓王氏，諱象春，濟南之新城人也。嘉靖以來，其門第最盛，祖父諸兄皆為顯官，而季木少負逸才，其所為文，出輒驚人，自其為舉

子已隱然名動天下矣。萬曆庚戌舉進士第二人。季木每嘆詫。奈何復有人壓我。諸推轂季木者亦云。而科場之議適起。壬子分考順天。言者亦用科場事。抨季木。季木所取士才而貧。且無雅故。所司具獄上。竟不能有所傳致。然卒坐降級以歸。居五年補上林苑典簿。又五年陞南京大理寺評事。遷寺正。久之陞南京工部營繕司員外郎。歷兵部車駕職方二司。轉吏部考功司郎中。當是時黨論已成。凡南北部魁海內所指目爲東林者。季木皆與聲氣應和。侃侃然以裁量賢佞。別白是非爲已任。其在南曹當大計。京朝官慷慨爲主者言之。或移主者之怨於季木。弗顧也。逆璫用事。季木坐東林削奪璫敗。諸隸廢籍者皆起。或起而旋逐。獨季木曰。斥不復而無何遂病且死矣。璫禍之方殷也。小人謀歿季木。歿之易耳。而不死。及璫之敗也。小人謀錮季木。卽錮之亦良難矣。而竟錮錮。且竟歿。嗚呼。歿季木者亦小人耶。勝謂勇於昵君子而巧於助小人者。然乎否耶。季木奇偉有大志。時發憤悶於歌詩。似蘇子美。遇事無難。易勇于敢爲。似尹師魯。指切當世賢愚善惡。無所諱忌。似石守道。若其科場之攬拾。則堅院之一網也。璫禍之牽連。則饒州之俱貶也。謗議喧然歿而未息。則發棺之詩禍也。三

子者之禍。以一身兼之。奮乎百世之下。可不謂豪傑之士哉。世之惜季木者。以謂意氣太盛。肺腸太熱。善善惡惡。或溢而爲加。膝墜淵。以貽小人口實。嗚呼。此其所以爲季木也。士生斯世。遇而爲韓范。富歐。不遇而爲石尹。令韓范諸公終老。願領亦所謂一班鬼怪耳。人徒見石尹之窮死也。挾奴婢小人之論。妄相訾謗。豈足道哉。子與仁走使吳門。屬張子異度爲行狀。而請余表其墓。異度名世偉。卽季木壬子所舉士也。余曰。歐陽子之哭守道。不云乎。待彼謗。焯息也。異度曰。雖然。安知吾師之謗。焯不待子而息乎。余曰。諾。遂言之。

翰林院修撰澹園焦公墓表

顧起元

嗚呼。是爲太史澹園先生焦公之墓。于是先生之卒也。踰年矣。季子潤生將舉大事。則手布狀以墓表。屬余起元。余泫然流涕。葉拱左辟者久之。夫先生安所待表爲者。先生之宦蹟在金馬玉堂。先生之道價在儒林文苑。先生之大業在名山大都。先生之風教在九州四海。先生之遺思在稷丘槐市。安所待表爲者。卽余不量而伸其管蠡之言。又安能貌先生于萬分一也。亡已。則請以先生之學嘗試妄言之。蓋自道術之降。本流末也。世之君子各以其性之所近。稟而學焉。觴得之則恡以自封。

耦得之則疑以相擯。江河殊派，歸海皆鹹。槐柳別材，變火均熱。有能得于同異之外者，鮮矣。十二子之非六家之指，參然自以為真其極也。同一孔學而朱陸異，又其極也。同一程學而游揚異，共懳大川之內，上下爭途，聯輶皇路之中，南北競步，有能冥于同異之內者，又鮮矣。先生崛起于千載之下，乃獨剖其封畛，而曠然睹天地之大全，闢四門以納之，頓八紘以掩之，函三為一，類族歸宗，如元氣之吏四時，若王會之輯萬國，于諸子之外，馳者未嘗諱其短也，而用其長，未始溷其流也，而達其本，隨材而使，應扣而鳴，玄空不相非，孔墨可相用，古今

之道術，未有兼收并包為若此者。且非獨如此也，當世之君子，以道師人，各負其能，不相為下。先生皆與其人參承而就正焉。進而辨折，莫逆于心；退而研求，各滿其志。師天臺而友溫陵，朝德清而夕歸善，人有同異，先生未始有其同異。先生無同異，人亦未始有其同異也。甚而六稅之支餘，九流之鬼瑣，榘梨有味，咀嚼無遺。稊稗在場，簌糝不棄。微獨凡鐵頑金，變質于洪爐之內；抑且牛溲馬溲，呈效于藥籠之中矣。然而先生廣立門墻，而實蠢迪檢柙，弘獎風流，而尤標舉名教。是以攬劉安覽冥之訓，不迂裴頠崇有之論，玩牟融歸釋之旨，不訾傳

奕排佛之議。敦季札博物之好。不減莊叟溺心之誠。要以隨流得源。因百致一。纔經陶冶。何俗非真。暫入拈提。有粗皆妙。摠歸于收視。却聽以合神明之始。抱璞返本。以遊天地之根。先生之學。可謂彌博而彌約。彌大而彌精者矣。先生悟超爻繫。覽盡流略。所著文章。獨爲爾雅。懲浮文之妨。要景先民以作程。上追典謨雅頌之風。下斥顏謝徐庾之體。居然正始。可謂宗工。至其考訂前聞。鈎校往事。正譌糾繆。微顯闡幽。滌千古不白之疑。裁兩造未成之案。並可以博古通今。知人論世。兼復妙達六書。精研八法。峭勁有骨。散朗多姿。有銀鈎鐵畫之形。具

鷹時鸞驚之勢。人思寶玩。家侈珍藏。生平嗜慾。泊然篤志。圖史金題。玉璫得之。若驚錦軸牙籤。森若未觸。把翰齋素。而訪賣金鬻衣。以求可以下兼戚氏南都之奇。上敵漢家東觀之富。又且摩挲彝鼎。品藻丹青。彥遠歷朝名畫之評。原父先秦古器之記。手揣真贋。口析是非。要是遊藝所資。匪徒玩物而已。蓋余所妄言先生之學。其厓略如此。彼暖暖姝姝。學一先生之言。自以爲足者。方類夏虫之疑水。象秋螢之爭月。固不能闖先生之藩籬。矧曰堂與乎哉。先生自舞勺時。從其兄靈山。令鏡川先生游。即屹然有志此學。及爲博士弟子。締交李維明儀

部楊道南太學二先生遂共矢志講明此學二十五舉于鄉身往寧國從近溪羅先生于水西而天臺先生以先生爲弟子之淵騫闢崇正書院主先生于中以其學授四方之學者其後屢上公車不第退而聯同志諮訪討論益以推廣此學時則先後與天臺近溪龍溪五臺漸菴敬菴復所卓吾南臯諸先生若吾鄉白野如真諸先生相問証自是章甫馮翼之士從游者日益衆不啻羔鴈闐康成之門車馬立公超之市矣五十而成進士射策大廷天子擢爲第一人官翰林修撰與袁宮庶陶司成黃宮詹輩日夕游處益得以切磋倡明此學而他

公卿大夫以學來質正者先生亡不傾心與究竟之人志得意滿而去及光宗皇帝以元子開講幄先生執經供事所爲啓沃獻替者亡非以此學見諸敷陳而亡幾何以名高觸當塗者之忌乘先生典順天試嗾言路以蜚語中之而先生拂衣歸歸而與舊游同志欣然相對亡幾微見顏面唯曰吾今日得與諸君一意了此大事因緣矣自是優游林下者垂二十餘年留都故多講社自先生歸以得主盟者其壇坫益盛每會請先生豎拂臨之羣疑衆難得先生一言表之輒定蓋天臺明德陽明三祠之會先生所答問尤多門弟子籍而錄之

刊布海內。其它式闔之車。問字之履。盈門羅巷。滿坐克庭。莫不虛往。實歸。得未曾有。至若林開蓮社。樓啓香山。蘭芬君子之居。星聚真人之席。先生普行接引。勿替留連。又不啻姑射神人。神凝而年熟。溫白雪子。目擊而道存矣。先生風儀峻整。言辭清厲。正襟危坐。闔室而靡媚容。捉麈高談。終日而無妄語。乃至舖啜寢臥。動爲矧獲。嘻咲怒罵。皆成文章。以故見者改容。聽者忘倦。孝篤二親。仁孚九族。閨門肅若朝典。手足愛極天倫。弘志義方。蔚爲令器。雕龍競爽。何羨崔家。蠟鳳見奇。詎稱王氏。况復親賢愛士。不以款接爲勞。赴義行仁。每見飢溺。由已

雖剛腸嫉惡。志皜秋霜。而慈心御物。流譽冬日。待舉火者。寧止七十家。借名行者。豈惟數千里。尤且侶行義事。助發善因。置掩骼之園。啓放生之社。可謂澤及枯骨。恩沾異類矣。蓋隨時隨地。無非以踐此學。迨乎年躋大載。銳意弗衰。秉炳燭之光。返崦嵫之照。隱囊可藉。把卷不停。嘯咏如常。延接罔倦。觀化之夕。倏然委蛻。如紉信臂。無煩曳杖而歌。似去來郵。豈藉贏糧而往。先生之于學。真所謂終身以之者。語謂忘老。將至書稱。惟日不足。徵先生疇能當此者哉。其以此學著書而傳世也。明道本則有支談。正續筆乘。答問錄。正續澹園集。陰符解。老莊

翼理學名臣傳養正圖解。述政體則有獻徵錄。玉堂嘉話。國史經籍志。忠孝錄。京學志。示博物則有焦氏類林。金陵舊事。他尚多。筭藏者。要皆羽翼聖真輝煌。治理追琢。士行檢鏡。人風片語。陽秋俟百世而不惑。一言琬琰。眠九鼎以猶輕。讀之者如游玄圃。所積無非夜光。如探赤水。所獲無非明珠。蔡來彰往。作聖學之津梁。定業斷疑。秉朝家之著蔡。豈與夫古文奇字。徒誇郟縣之自苦。十年與術秘文。漫恥稱川之不知一物者哉。先生之交游。滿海內。其繫藉弟子名。焦氏學者不可僕指。牟長立學著錄萬言。馬融通儒及門千數。經指授者皆有師法。聆警欬者如坐春風。至若壬辰分校南宮。丁酉典衡北棘。潤山之珍。鼎簡絕塵之駿。已空。不特入穀而羅中原。麟鳳之英。抑且儲材而爲明堂梁棟之用。彌生之虹蜺。垂光。何以尚茲。楊公之杞梓集門。方斯篋矣。其他擔簦躡屩之客。懷書仗劍之儒。黃冠羽衣之徒。赤髭白髮之侶。或懷刺以求通。或望門而投止。先生倒屣迎之。折節下之。片善可抽。無微不錄。窮途可閱。弘貸無方。靡不飲水知恩。望風景德。至有伏櫪之才。珮觿之彥。齒牙堪借。已先白屋之求。頭角可期。蚤被丹青之譽。自先生舉孝廉。以至今所成就者。不知凡幾。東國人倫咸歸有道。南

朝士品半出彥昇丘遲感尚書之知孟嘉辱太傅之賞
一經品題便作佳士稍蒙剪拂已脫泥塗士所以生執
御而不辭沒負任而不忍去也桓榮之哀宋普徒步九
江侯芭之哭楊雄心喪三載方且圖俎豆于膠庠杓尸
祝于畏壘劉寬之豐碑有副都紀門生文翁之講堂不
空全題弟子凡此皆先生以繼往開來之心弘成德達
才之教是以道風秀世德感熏心此豈可以虛聲動大
力負哉先生自丁酉歸田望先生之大用者謂其抱經
國才具人倫鑒宜致位宰相丞弼天子日以賜環引
領于當宁乃啓事頻并竟未及召而江南御史中丞與

直指以地方人材登薦剡者亡不首推轂先生然而龍
門之望逾高鳳池之還無日士大夫未有不為扼擊而
太息者比光宗皇帝始詔推東宮講讀舊恩升叙錄
用而先生已先一年逝矣今上皇帝善承先志乃特議
予贈卹廕子一人于是向之望先生者逾益痛悼齋咨
恨天不憖遺俾得及招延究其鼎鉉之業乃余則謂天
之所以不終予先生以位正天之有意于斯文也使先
生牽絲入朝橐筆事主將朝夕獻納儼直承明著作之
庭夙夜絲綸補綴斧屨山龍之闕金鑿視草玉殿捧床
即欲刪集典訓模楷譽髦使大經常貫而不刊絕學幾

泯而不墜。雖道靡不周，有日不暇給者矣。夫惟稍損其
 黼黻之用，乃可大闡其傳法之功。嘗試遠企河汾，近追
 濂雒，或埋沉于霸代，或掩抑于明時，徒使萬乘負其弓
 旌，三公慙其璽綬，而卒之道昭縣寓，書垂成憲，守千聖
 之統，為百世之師，天之所以大寄斯文，而為後學耳目
 者，所重誠在此不在彼也。又何以是為先生芥蒂乎哉。
 先生門胄之華，族姓之貴，在朝居里之大，立身行己之
 詳，載在狀銘，余不具論。伯子貢士尊生，仲子孝廉周，皆
 無祿早世，有美雋才，門祚所憑，實惟季子。季子文有屬
 毛，學成麟角，韋籬不忝耳。屬祖風，鄴架可披，手裁家傳，

四海之間，千載而下，有聞先生之風，而想見其人者，覽
 所撰次，可以得其大方矣。談彪之史，端倚箕裘，鄒魯之
 門，更標閭閻，他人之賢者，何能贊焉。余于先生，忝廁通
 家，辱呼小友，悲梁水之壞，夔立宮墻，慟長松之崩，目窮
 霄漢，承季子之命，勉綴斯文。樹諸隧道，傳名繫世，良諗
 濶疏，論德著功，更慙骹骹，聊擬議其小者，冀彷彿以見
 之。庶幾過董相之冢，下馬而低回，望王駿之碑，攝袵而
 再拜者，讀之或亦可以得先生之萬一也。且因以徵古
 今之道術，至先生而有所總萃焉。

生於儒。長於儒。牀有古人書。門有長者車。可以超然免於評論。如申屠子龍。而不能為默默者宗。可以澄不清。淆不濁。汪汪千頃。如黃叔度。而無奈胸中有物之必吐。明知濡足。載胥以淪。欣然就之。曰惟黨人。明知炙手。有熱可因。脫然去之。曰惟要人。高岍為谷。滄海為塵。要人者滅。黨人者申。君乃鼓坎坎。舞蹲蹲。長嘯而縣諸君子。姓字於秋旻。吾聞之。無咎無譽。精義之神。不夷不惠。居身之珍。不知者曰君頂門之鍼。知者曰君眼中之金。夫何有乎東林。東林亦聊以旌其心。

東林鄉人傳

東林鄉人傳

馮非熊附

東林鄉人者。余友孝來蔡君士順也。其稱東林鄉人者。何。哲皇帝朝。魏崔亂政。切齒講學。諸臣矯作詔。極駢歿。北寺獄。東林衣冠之禍。烈於漢季。顧厨士大夫屬籍。鉤黨者。雖萬石洪鐘。亦作濕鼓。無聲。非夏馥剪鬚入林。慮則袁閔周庭築土室。東林二字。真若載禍相餉。無敢偶語及者。孝來氏起而非之。曰不丁殺運。不開生面。東林一片講席。至今日而始得與九廟相關也。顧諱言之哉。於是遡厥所生。自署曰東林鄉人。凡東林被逮諸公。他人辟遠。如金蠶蠱毒。衣袂不可一拂者。孝來罄毛髮。

手足以就之。武塘魏廓園給諫。則鼓柅告急。周蓼洲吏部。則傾橐倡助。澄江李仲達侍御。孝來甥也。撫膺涕泗。翼捍周旋。曾太守二雲重焉。了不知諸公之際。鼎鑊牽人也。至於二三碩果不食。如文文起修撰。姚孟長簡討。孝來與盤桓屯難。或訛言不測。則日夕占禱。或廬居被放。則往來金涇。舉世恠之。如鴛鴦。如野干。而孝來樂之。如坐春風。如飲醇酒也。孟長氏謂孝來真有樂與同禍之意。非特鵬聲鱷夢。為破幾許。則孝來之為孝來。可知矣。孝來故不飲。每得邸報。則啜茗拍案怒罵。張睢陽嚼齒穿齦。顏平原握拳透爪。徐徐稍定。手自節抄。意所益

鉞。交知莫貸。三四年間。縮為掌錄。諸公傳借。詫矜異書。孝來亦不以字裏有菑福。不欲萬目睽睽也。曰吾不有東林鄉人印記。鐫諸金石者。行世而秘此耶。

今上御極。盡誅亂政。首拆璫祠。毀璫像。萬憤逡巡。尚為祝釐餘威。所劫孝來直前。與太守王公索璫像頭。祭蓼洲。祭仲達。蓋塗羹中有孝來一腔。熱血腥矣。宜乎文起孟長。謂為古人。麻城梅中丞長公。謂豈今人。而孝來則曰。我猶未免為鄉人也。

馮子曰。東林講學垂三十年。牛耳幾遍天下。當其盛時。一升高座。毋論四方冠蓋雲集。凡江南孝秀輩。磊落英

多者。盡為日中側肩之趣。孝來方壯為諸生。應畿試。梁
 谿一衣帶水。父母之邦。竟不知有東林也。至剝窮禍患。
 乃以東林出身捨身。其為繫籍聖賢乎哉。不知有東林
 者。乃知有東林者也。仕宦有瘴厲鄉。掠歿。庾歿。壓歿。憂
 患歿。東林之為鄉。瘴厲云乎。而孝來安之。陶陶遂遂。則
 無功醉鄉矣。而又魂銷意靡。欲老于高邑吉水涇上諸
 君子間。則溫柔鄉不啻也。孝來肅然曰。此固諸王人臯
 比之地。而將樂先生俎豆之所也。安得戲渝。其為人嚴
 正如此。非宋孝武義釋曇遷謂徐爰云。卿著宋書。勿遺
 此士。余之傳孝來。亦此意爾。



